

第一章

"全体起立！"十二位陪审员进入法庭后，警长大声宣告。陪审员之一的梅烟翠看了看与辩护律师并肩而坐的被告。陪审团经过数小时的协商，终于作出判决。这命运未卜的数小时，对被告来说，该有度时如年般难熬吧！

虽然被告的罪证确凿，烟翠却始终无法信服。或许因为她是牧师，不喜欢自任审判官，随意将人定罪。但是她又提不出有力的反证，徒然拖延协商时间，激起其他陪审员的反感。

"请坐下！"满头白发的法官就座，"请问陪审团作出判决了吗？"

陪审团代表起立："审判长，我们已作出判决。"

烟翠再度审视被告，十天的开庭审判期间，她经常观察被告。他的外型高大壮硕，气质尊贵威严，颇有鹤立鸡群之势，闪亮褐发梳理得服贴，鼻梁挺直，双颊骨肉亭匀，一副贵族般的英俊相貌。他年约35岁，身穿一套价值不菲的海军套装，一派华尔街巨子的精明模样。烟翠相信，他若是笑起来，一定是世上最英俊的男人。

"本团判定被告何路克罪名成立！"

一位站在旁听席后方、服装入时的东方女子哀叹一声，大家接着议论纷纷，现场秩序顿时大乱。烟翠除了开庭首日和今天见到她之外，她均未出现旁听席上。被告未婚，烟翠推测这位女子是他的密友。

如果烟翠处在她的处境中，一定也不敢天天到庭，承受审判的煎熬。

法官敲下议事槌。"现场肃静！"听众静默后，法官才说："何先生，宣判前你可获得保释，你也可要求当场宣判。"

红棕头发的被告辩护律师立即站起身："我方要求先行保释六星期……"

话未说完，委托人即拉着他窃窃私语。

辩护律师先是满脸疑惑地盯着委托人看，接着才转向法官回话："审判长，我方委托人要求当场宣判。"

"很好。何先生、辩护律师芮先生，麻烦两位走近推事席，站在本席面前。"

烟翠紧盯着被告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，他好像戴上了面具一般。何路克动作利落地站起来，不露惊惶失措的神情。她想，一个人即将被判重刑之前，怎么还能表现得如此镇定、甚至傲慢？烟翠不禁对他心生敬佩之意。

路克双手交缠于身前，昂首挺立在法官面前。"何先生，在本庭宣读判决书之前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"

"我只能重申我原先说过的话，我是冤枉的，希望将来能洗刷我的冤屈。"他沉稳、坚定的语音回响在法庭内，简短的辩白刺痛了烟翠的心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其余的陪审员坚认他罪名成立。投票议决前，她还一再请大家三思，仍无法改变他们的决定。她已算仁至义尽了，这时何必感到伤痛？他明明罪证确凿，但又为何总觉得他是无辜的？

因为你也曾蒙受过不白之冤，梅烟翠。没人相信她，结果令她伤心欲绝。

那段往事纵然凄惨，她终能摆脱伤痛，重新踏上人生道路。如今这场

审判，又将她带回过往无助、无望的苦海中。何路克是否也正忍受着同样的煎熬？

法官指示陪审团，在无法证明被告无罪的情况下，可认定被告有罪。烟翠遵循法官的指示，分析所有证据，努力想从整个犯案过程中找出反证的蛛丝马迹。可惜她苦心落空，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，只能尊重其他陪审员的意见。但她禁不住深深怀疑，这件案子发生的时机岂不太凑巧，过程也未免太完整了吧？为诬陷而布下的证据不仅无法助人了解真相，甚至会完全抹煞真相！

基于过去惨痛经验的教训，烟翠祈祷自己的推论正确，可别误人前程。糟糕的是，现在居然判他罪名成立，她总觉得良心不安、忧心忡忡。

她暗地观察其余陪审员，想从他们脸上看出最后关头时的疑惑挣扎。无奈每人都是一副冷漠表情，她猜想他们仍然坚持着协商时所抱持的信念。

"何先生，"法官开口，"我必须提醒你，身为信誉卓著的何香方氏联合证券交易所的合伙人之一，你竟利用职权之便，犯下欺诈及挪用公款之罪行，此举将损害金融界声誉，动摇投资大众的信心。"

法官清喉咙："你罪无可赦，本庭判你有期徒刑五年，发配红崖联邦监狱。念你于事发后退还赔款，颇有悔意，故判以六个月牢狱。现在请警长将你带回拘留所。"

光听到"监狱"这两个字，烟翠就胃部绞痛。铁窗生涯一天都令人难熬，更何况是六个月。唯一可堪告慰的是，他将前往的监狱，采用最宽松的监管方式。据教会中的资深牧师叶保禄说，红崖的这所联邦"集中营"，专门监禁像何路克这类白领阶级的经济罪犯。他们不同于其他具有攻击性的重刑犯，必须隔离监禁，以免受重刑犯的欺压。

至少他可以免除与冷酷杀人犯共处的恐惧感。烟翠不忍想像他被囚禁在那种地方的惨况。

她陷入沉思，不知不觉地凝视着被告。他那原本紧盯着法官的眼光，突然射向她，目光含恨，令她心神震惊。开庭审理期间，两人目光经常遭逢。历经数次长久而冷漠的眼神交流之后，她已能测知他的心情由戒慎恐惧转为若有所思，甚至还有闲情逸致来打量她。但现在他的眼光令人心寒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她感觉在他怨毒的神情中，混杂着茫然不解与掩不住的痛楚。然后辩护律师将他拉到旁边，他才收回视线。她再度担心自己是否因粗心大意而误判，让无辜者受冤狱之苦。

她实在于心不忍，想向其余陪审员表明自己的感受。一转头，才惊讶地发现他们早就离开法庭，急着上班或回家了。为了担任义务的陪审员，大家都得放下手边工作，牺牲小我以配合国家的司法体系运作。烟翠焦急地看了何路克一眼，警长正将他铐上手铐，她的心情倏地低落。这太荒谬了，居然把他当野兽般地绑起来，似乎生怕他突然凶性大发。但何路克却紧抿双唇，昂首踏出法庭，好似发生的事跟他无关。

一群关心被告的人，包括被告的合伙人，全聚拢过来想跟他说话，他们显然都很难过，但全被律师挡驾。那东方女子情绪激动，自后座奔至前座，律师见状轻声安抚她，而被告却对她视若无睹。

烟翠不禁热泪盈眶，深感哀伤。她心想，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！就在这儿，这个人的世界在几秒钟之内全被摧毁，他的亲朋好友也跟着痛苦。

烟翠深知那种悲凉的光景。八年前，她和未婚夫马克驱车前往教堂做婚礼排演途中，一辆大货车偏离中线，向他们迎面撞来。那时，马克是她唯一倚赖的人。

只不过几秒钟，她的世界就全然粉碎了。马克丧命，她则幸免。事发数月后，她真恨不得当时干脆和马克一起死了算了。幸而她及时省悟到自己能存活下来，实在是个奇迹。事实上，她回顾生命历程，才发现处处是奇迹。有此体认后，她便选择现在的工作为终身职业。

她突然警觉自己想得太多了，立刻打起精神，赶紧走出法庭来到停车场。她的工作已停下了整整十天，必定已有一大堆文件等着她处理，所以她急着重返繁忙的工作岗位。

工作也是她消除忧虑的良方。

可是审判时的过程一再浮现脑海，尤其是何路克的合伙人提出对他不利证词的这一段。开庭审理期间，他的合伙人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才出庭作证，他们知道这样做会让他坐牢，但是也无可奈何。

烟翠曾不只一次地揣测，会不会是其他伙伴犯案后，捏造了天衣无缝的伪证，再嫁祸给他。数年前她就曾遭人以此手法陷害，那个幕后主使者，处心积虑地设计陷害她，先是逼她生活在噩梦中，最后还迫得她走投无路。

烟翠提醒其他陪审员有可能会发生嫁祸的情形，但是他们均认为，何先生的合伙人应该不敢冒险作伪证，遂推翻这项猜测。她也只得承认他们的见解八成是对的。如果连被告的辩护律师都对合伙人挑不出可疑之处，那她又有什么资格独排众议？

她立誓再也不担任陪审员了。若逢征召，她打算推说自己绝对会偏袒被告，实在不适合担任审判重任。她还可以进一步解释，由于职业的影响，她坚信人性本善，这种本能的认知非常容易混淆司法判断的。

何路克的命运掌握在陪审团手中，烟翠直觉这是她所担任过的最痛苦的任务。她承受着最沉重的责任，而她自认没有勇气承受第二次折磨。

六月的和风吹拂着她披肩的长发，她坐进自己那辆迷你车，自市中心驶向现代西南风格造型、架有横梁天花板的教堂。十分钟后，她快步进入保禄的办公室，急着想向他倾诉心中的忧愁。他是她的人生导师，对生命总有透澈而独到的见解，很愿意为她排忧解难。

保禄见她如一阵风刮进办公室，立刻拥抱她，并催她坐下。两人年龄相差将近四十岁，烟翠对这位身材壮硕的鳏夫怀有浓厚感情，视他为父亲。她不知自己的双亲是谁，保禄正好填补了她亲情的空缺；她敬爱他，而他呵护她。保禄的独生子柏瑞，目前在日本工作，于是他将烟翠视为自己的孩子。

"我看审判是结束了，为何还愁眉苦脸呢？"他立刻问，"你那阳光般灿烂的笑脸到哪儿去啦？"

"保禄，那个人要坐牢了。"

他面容变得严肃："愿意谈这件事吗？"

烟翠眼中噙着泪水，点点头："我们十二个陪审员表决他要坐牢。"

保禄沉思一阵后才问："所以你现在后悔作了这样的决定。这项判决是全体陪审团一致通过的吗？"

"当然啦！"

"这么说，其他的陪审员也都认定他有罪了？"

"没错，"她从他桌上取来面纸拭泪，"我担心我们是不是冤枉他了。"

老牧师倾身向前：“你常常感情用事。”他举起一双手说：“我这么说你可别生气。”

由此可见你本性善良、敦厚。世上就该多一点你这种人。”

烟翠摇头苦笑：“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。”保禄话虽说得婉转，但她可有自知之明。她在十几岁时，曾遭别人诬陷。那惨痛的经历在心灵上烙下疤痕，自此她就一直同情弱者，不用理智思考。她也很了解这种心态绝对会混淆她对人与事的精确判断。烟翠长叹：“你说中了我的烦恼。其他陪审员都认为这个案子案清单纯，很容易判定，只有我持相反意见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保禄。这次的情况复杂多了，不只是一厢情愿的偏见。在审理期间，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合情理，但就是说不上来。”她激动难平。“如果真的冤枉他了，会怎么样？”

“会造成悲剧。但他也不是遭受冤狱的第一人，说来真令人难过喔！果真如此，你也爱莫能助啊！”

“那他怎么办？如果你也在法庭里听到他喊冤，也会深受震撼的。”

“我一定会的。但事实上他是在证据充份的条件下，被你们一致判定有罪。由此可见你并没有冤枉他。记住喔，被告在罪名宣布后否认涉案，乃是人之常情。大家都想维持颜面，没有人例外。他办不到，你和我也办不到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你的矛盾，我虽无法为你排解，但你可籍由时间和祷告来消除。你现在正为无法掌握的事担上劳劳重担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烟翠……”保禄直视她眼眸。“回家去，心情放轻松，并做些不用动脑的闲事。”

以前我老婆心情不好时，我都这么劝她，她通常会听我劝。几个钟头后，就兴高采烈地买了双新鞋或新衣服回家。”

烟翠起身绕过桌缘去拥抱老牧师。“谢谢你给我的分析与劝告。我回家啦！再见。”

她离开教堂，准备回公寓去。她的公寓是租来的，位于阿布夸克市（译注：新墨西哥州中部之城市）宁静的住宅区。她想等到有一天存够了钱，就可以拥有自己名下的房子。但现在看来还得等上好几年。

烟翠刚将车停靠路边，就看见房东锺太太在前院种植一丛丛的傻子花。看来她难以偷溜进屋内，还得先接受一连串盘问。房东是位中年寡妇，生活寂寞，难免爱找人聊天，烟翠对她是避之唯恐不及。

此刻她筋疲力竭，实在没有聊天的兴致，尤其害怕碰到锺太太这么好问的人，她后悔刚才回家前，怎么不先观察好情势再接近？现在让锺太太看见了，可不好意思再把车开走。烟翠不敢得罪她，不只因为她以低价将整层舒适的一楼租给她，也因为她是教区自治会的忠实成员。

烟翠摆脱不了忧伤，走出汽车，准备应付锺太太。

锺太太手拿小铲子快步向烟翠走近，几络灰发自发辮中松脱飘散。“结束啦？牧师，还是先回来休息一下，等会儿再回去？”

“结束了，而且我很累了。”

“想到我们几个教友把钱投资在何路克的公司，我就吓得发抖。”

烟翠有些不耐烦地敷衍：“他们的钱没问题。报纸上不是说他变卖了自己的财产，偿还了挪用的赃款？投资人不会有损失的。”

房东依然固执己见：“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，尤其是他这种吸血鬼。这种靠榨取社会大众血汗钱的人，怎么可以信任他？他满脑子只想弄钱。依我看，股票市场根本是个赌场，所有的证券商都该接受调查。我希望他得到报应，自食恶果。审判的经过如何？”她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说完。

烟翠吸口气，镇静心情。何路克临去前的一瞥，仍使她良心不安：“他被判六个月牢狱。你听晚间六点的新闻就知道了。”

老妇人皱起眉头，大表不解：“才六个月？”她口气不悦，显然还想进一步追问详情。此时烟翠已踏上前廊，准备开门。

“对。抱歉，我不能陪你聊天，吃完午餐我还得回教会。你把握子花苗放前廊，明早我会帮你种。到时花园可就漂亮多了。”

烟翠说完进屋，房东不太高兴，独自唠叨着。

一阵疲惫感袭来，她连三明治也没吃，就躺在床上休息。一个钟头后醒来，依然困顿未消，因为一想到何路克就令她翻来覆去，无法入睡。她下定决心，别再回想审判过程，于是她淋浴、更衣后，再回教堂去。在她义担任陪审员期间，保禄就身兼二职，现在该去接替他了，让他能好好休息。保禄曾建议她去采购一番，趁机散散心，她倒觉得拼命工作才能助她忘掉忧愁。

回到教会后，她才知道，保禄进城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议，可能会耗去整个下午的时间。烟翠觉得这样倒好，她就可以专心工作了，免得保禄又苦劝她回家休息。于是，她回了几个重要的电话，再埋首处理数量惊人的信件。忙过一阵后她看了一下表，竟然已过两个小时了。

“多莉，来一下好吗？”烟翠打电话给教堂的总机后，便站了起来，墙上有幅以玻璃框校的经文卷轴，她经常用来当成镜子整理仪容。她身着黄白相间的三件式绉纱套装，再系上神职人员佩戴的白领。黑发略梳几下即可，除口红外，她不施脂粉。她的睫毛浓密，不需另加修饰。“不用你提醒。”多莉走进办公室时说，“我知道你要去探病人。”

你干嘛不把今晚的活动取消？担任陪审员一个多礼拜，换作是我，早就累得跑不动了。”

烟翠用颤抖的手把梳子放进皮包。“审判的事让我觉得好烦。所以宁愿把自己累得没力气去想它。”

“如果你想找人倾诉，我愿意洗耳恭听！”多莉诚恳地说。

“总有一天会让你派上用场的，多莉。”的确，如果她想找人细诉审判期间发生的事，此人非多莉莫属。“可是我现在要赶到孟珀娜家。她母亲得了癌症，刚从南达科塔州搬来。珀娜要到医院去照顾她，要我顺便作陪。她母亲显然很害怕化学治疗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我想珀娜也很害怕。”

“所以她们正需要小翠牧师去看她们。”

烟翠对着多莉诚心地微笑。她是个金发的美妇人，虽只比三十岁的烟翠大不了几岁，却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，她们可谓一见如故。烟翠自获得任命担任本教区牧师，已逾两年，但至今仍有教友不愿接纳她。还好她已学会如何面对拒绝，不气馁、不退缩。

她趋前紧抱多莉：“谢谢你。”

多莉慈爱地望着她。“别忘了，你已经进步很多了。如果还有人看不出你的心地纯真、善良，那他定是有问题呢！”

“唉，我真好命，有你这样的同事。”烟翠拿起手提箱和皮包。“唱

诗班正在练唱，你要不要交代汤姆走时锁门？别等他们练完才走，这样你会来不及去接小孩的。你的薪水已经够少了，我不忍心再叫你超时工作，尤其在礼拜五晚上。"

"唉哟，没关系啦。我老公出差，礼拜三才回来，我妈也不会介意。"多莉笑着说。

"我可过意不去！"烟翠语气坚定地说。

多莉偏着头看她："那你自己呢？还不是只知道工作，没有娱乐。你知不知别人……"

"我热爱我的工作。"

"那有没有其他热爱的事情呢？譬如说男女之爱？"多莉还不死心地追问。

烟翠露出顽皮的笑脸："你说呢？"

"我偶然间得知有两位男士最近常来做礼拜，因为他们太仰慕你了，但你却对他们视若无睹。你好狠喔！"她逗笑说。

烟翠正要出门，听了多莉的话后暂停脚步："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我很喜欢他们两个。可是说真的，他们给我的感觉，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。况且，你也知道，教会对执事人员与教友谈恋爱的事很反感。"

多莉靠近了点："那就别提那两个人了。告诉我，如果有一天，你真的碰到了吸引你的男人，会不会拒绝他？"

刹那间，何路克的身影又掠过烟翠的脑海。她还是没能忘掉他，真是令人感到懊恼。

"如果我遇到的男人能够取代马克在我心中的地位，那事情才有可能，所以别帮我作媒了。我要走了，星期天见啦！"

二十分钟后，烟翠将车停在城区的一栋公寓前方。进屋后，她按下孟珀娜家的门铃，门立刻打开。她搭电梯上了五楼。

她这趟会晤花了两个多小时。珀娜的母亲不时哭泣，或细诉心中的恐惧与无助，即占去大部份时间。烟翠建议孟老太太不妨参加她自办的成人团聚，由大家共同分担她的忧苦，解决她的病痛。团聚是隔周的礼拜天晚上在烟翠住处举行。大家共聚一堂，或观赏如何克服障碍的录像带，或听教友作见证，偶尔从事社区服务活动。

烟翠的建议立刻获得珀娜的强烈支持，但要让孟老太太接纳就困难多了。烟翠善意地劝她，或许就此会遇见比她更恐惧的人，两人还可互相安慰，倾诉不安。

孟老太太眨眨眼，犹豫一阵后，答应会加以考虑。珀娜投给烟翠一个由衷感谢的眼神，再目送她到门口。"谢谢你，牧师。"她低声说。

"有事随时来找我。"

非常奇怪，她一上了车，满脑子硬是塞满了何路克的身影。面对铁窗的第一夜，他是什么感觉？就算他真是罪有应得，在上锁的斗室中睡上几个月，也是够吓人的苦刑。

如果他真是冤枉的，那会怎么样？

烟翠不愿再多想下去，于是利用回程时专心筹画星期天早上由她主持的证道。"不要论断别人，因为你们也被论断。"烟翠个人坚信，只有超越人类之上的主宰，才能洞悉一个人的真心。

她又关心起已经盘踞她心头十天的男人。原本是生意兴隆的证券交易

所中的风云人物，如今沦为阶下囚，这几个星期他怎么熬得下去？

从审判期间被告的答辩得知，何路克是个精力充沛、才能卓越的人。他对数字有天生的敏锐感，家庭经济背景厚实。这种人有必要犯欺诈罪吗？这纯粹是贪财造成的吗？

烟翠和法官都认为，何路克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。她还想得更远：他没有理由，没有动机要去做这种事。但所有人证、物证俱在，因此，他究竟是否清白，可能将永无水落石出的一天了。

保禄说得对，事情已经结束，大家都无能为力了。她已略尽市民的责任，从今以后，最好把何路克遗忘。再为他担心也无济于事，只是徒然浪费时间罢了。

还是专心做她的牧师，这片园地要努力去耕耘，才会有结果。

第二章

九月，委员会正在开会拟定教会下年度的计划，会议已近尾声，却仍有几项重大议题尚未敲定。

"我可以跟你私下谈谈吗？"烟翠起身时，保禄问她。

她点头，等其他人全部离开后，她靠着他的办公桌桌角。"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也很担心雷教练转任的事。他走后，有谁能接任球队教练？他的新老板要他感恩节后就到加州上任，我们没有时间去找接替人选。"

保禄摇摇头："伤脑筋！也许只好登广告，征求社区里的志愿者，或是有哪个中学的教练，愿意一个礼拜抽一天晚上的时间来支援我们。别担心啦，总会找到人的。在我们还没找到正式教练前，关瑞吉愿意暂代。我留下你，并不是要跟你讨论这个。"

他倾身向前，眼中散发光彩，烟翠感觉他心情一定非常愉快。

"我们肩上扛负着全世界的重担，你怎么还能这么快乐？"她逗笑说。

"柏瑞写信给我，他和淑珊请我到东京玩，去看孩子，还寄了张来回机票给我。"

"太好啦！"烟翠欢呼，"你是最应该去休假的人。什么时候走？"

"如果要去，也是两个礼拜以后，而且一去就两个礼拜呢。"

"你说『如果』是什么意思呢？"

他轻拍她手："教堂的地基滑动，建筑承包商又不太可靠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怎么可以离你而去？"

烟翠笑容消失："你是暗示我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吗？"

"你明知我没有这个意思。"他委屈地说，"我觉得把所有事都推给你，而自己去大玩特玩，会愧疚不安。"

"那我去担任陪审团的十天之间，让你代理我的工作，你知道我作何感想？现在正好让我报答你。"

"你真的没问题？"

她露齿而笑："尽管去收拾行李吧，其他事都交给我！"她站起来。"你为何不马上回家，打电话告诉柏瑞这个好消息；该是你们祖孙见面的时候"

了。"

他眼眶湿润："谢谢你，小翠，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。"

两周匆匆流逝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他们预作安排、打理妥当，好让保禄能安心出游。

烟翠开车送他到机场，途中两人一直讨论教会的事。驶进航站大厦入口时，保禄转向她。

"有件事我已经告诉过你，但是怕你忘记，我帮你写在时间表上了。下个礼拜天下午，轮到我们教会到红崖监狱布道。进监狱之前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，我已打电话知会狱方，到时你只要拿驾照到接待室换通行证就可以了。"

她眨眼，红崖？那正是何路克服刑的地方。最近这两、三个月，她已经把他和审判的事逐出脑海。

"保禄，怎么办？我从来没去监狱传道过呀！"

保禄咯咯笑，拿起摄影背包："你早晚要碰到的，只要记住，监狱布道和其他场合的布道没什么两样。"

但烟翠只要一想到必须面对一群男性服刑人，就感到惊慌害怕："你有没有帮我准备演讲稿，让我礼拜天前预习？"

"咱们几时帮对方捉刀过？这是你的任务喔！我把事情交给你全权处理，相信你绝对没问题。"说到这儿，他开门下车，掀开后车箱门，拉出他的行李箱。"不用送我进去了，等我起飞起码还要一个钟头呢！"

"可是，保禄"

"亲爱的烟翠，再见喔。谢谢你送我来，还送我你自己做的糖果。我一定听你的话，好好地享受人生。有你在这一镇指挥，我就放心了。上帝保佑你，两个礼拜后见啦！"

烟翠望着他壮硕的身影踱向航站大厦，然后淹没在人群中。她自然为保禄能出国旅游感到高兴，但在驶离机场的路上，又禁不住希望他能晚一个礼拜再走，这样她就不必到红崖监狱去了。何路克可能会出现听众之中，想到要在他面前讲道她就心神不宁。

她曾想商请其他教会派遣牧师，代替她的任务。但她毕竟不是逃避责任的人，随即否决了上述想法。况且，保禄如此信赖她，若是做出这种胆小、畏缩的行径，岂不辜负了他的期望？

再深入些思考，她体会出保禄既将任务移交给她，可见他对她的评价颇高。通常前往男子监狱布道的任务均由男性神职人员担任。由此可见，保禄对她抱有十足信心，她不能让他失望。

接着几天，她会见了几位建筑承包商，总算有一位承包商让她觉得诚实可靠，对改建所提出的价钱公道。然后又挪些时间准备监狱布道的讲词。何路克的影像不时侵入她心中，扰乱她的思绪。

法官说过，他若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六个月后即可获释。他是教友吗？她想起保禄曾说，服刑人参加宗教聚会的比例相当低，所以她觉得大可不必担心会在聚会群众中发现何路克。

要是……真遇到了该怎么办？他会不会认出她就是判他有罪的陪审员之一？她自己是忘不了他的脸。但毕竟距离那个悲惨的日子已经三个月了，他可能无法认出台上穿圣袍的女牧师，就是陪审团中的三位女性之一。

直到礼拜天之前，她一直觉得接任顺利。教堂的主日崇拜主持完毕，

她匆匆用过午饭，就出发前往红崖。那是位于阿布夸克市东方八公里处的小村落。开车途中，她反复练习上台要说的演讲词，希望这场布道会能对服刑人发挥鼓舞作用。

监狱是座平房建筑，外围没有高墙阻隔，景观并未如她先前料想的那般森严。接待室的警卫先查验她的证件，再护送她至一间不分教派的小礼拜堂。

走近教堂时，她听见唱诗班练唱的声音。保禄说过，服刑人自组了唱诗班。她和警卫踏进教堂，一群穿着卡其裤、短袖衬衫的服刑人正围在钢琴边练唱。

警卫领着她走到礼拜堂侧的小房间，好去换衣服，引来几对好奇的眼光。警卫向她解释说这是间无窗户的房间，内部的摆设只有一桌两椅，供服刑人与神职人员作谈话之用。

警卫离去后，她关上房间，打开手提箱。先换上白色的圣袍，再自箱中取出布道时所需之物品，接着快步进入礼拜堂，进行准备工作。

她瞄一眼手表，知道将近两点了。她放了张折倚在礼拜堂的入口处，那儿另有一位警卫站岗，她再把演讲稿和其他的资料放在椅子上。服刑人可于布道会后取去阅读。

她将所需物品放在垫高的讲台前的长方桌上。接着她向唱诗班及钢琴师自我介绍，请他们担任会前及会后的唱诗工作。

唱诗班饶有兴味地答应她。除了会客时间外，服刑人鲜有机会看到女人，尤其是女牧师。

两点整，大约 20 多位不同年纪的服刑人鱼贯进入礼拜堂，并自行入座。何路克并不在其中。

烟翠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，向唱诗班点头示意其开始唱诗。不久后她就开始讲道，并轻松地进入状态。祷告并领完圣餐后，她注意到警卫放了一些迟到的服刑人进场，他就坐在后排听讲。

她的演讲还不到一半，正向服刑人阐释如何在狱中表现善行时，却看见了被她送进监狱的那个男人。没有别的服刑人有像他这般突出的五官及闪亮的褐发……

有一阵子她语音凝滞，费尽心力以保持镇定。她刻意盯着前排听众以专心演说，最后以下列话语结束这场布道会："请记住，等各位重返社会后，请发扬你们的爱心，帮助比你们更不幸的人。这世上到处都有需要帮助的人，请根据自己能力，向他们伸出援手。有关社区服务的资料，我放在后面的折椅上，你们离开时可以自己拿。"

祝祷完毕，唱诗班齐唱圣诗，服刑人陆续离去，何路克也跟着走了。显然他没发现有何异常状况，此时烟翠才真的松了一口气。

几位服刑人前来跟她握手，感谢她提供的讯息。一个 20 多岁的男人，满眼泪水，跟在别人身后，等其他人都走了，他才要求与她私下晤谈，也得到了警卫的允许。

她请他进入密谈室，他立刻痛哭流涕。他恳求烟翠与他母亲联络，代为传达他改过向善的决心及祈求原谅的心愿。因为他写回家的信全原封不动地被退回了。

烟翠深深同情年轻人的处境，她写下他母亲的地址，承诺将代为写信表达他的心境。

她脱下圣袍，急着赶回阿布夸克市。今天的事情本就不少，加上精神紧张更令人吃不消——尤其是撞见了何路克，更使她心绪紊乱。

她转回礼拜堂收拾东西时，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她愣在门口，几乎不敢喘口气。

"梅牧师？"令她难忘的熟悉声音打破了宁静。"可以跟你谈一下吗？"

烟翠只能默默地注视着何路克。以前他总是以保守、稳重的商人装扮出现在她眼前；如今换上紧身国服，使她一时竟认不出他——这样的服装才显出他的胸膛壮硕，双腿结实。

他细瘦身躯散发的自然体味颇为醉人；两腮及上唇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，神清气爽。

她将视线移到他头发上，见他头发长长了，披散在额前及颈后。他也正细看她苗条身形和修长双腿。慢慢地，他欣赏的眼光游移在白麻套装掩不住的丰满曲线上，令她觉得全身一阵冷一阵热。

等他看到她佩戴的白领子及羞红的面庞，眼神却转为怨恨。霎时，他宛如又戴上了聆听宣判时的那张冷酷面具。

"就是你。"他低沉的语音带着冰冷的嘲讽。

他终究还是认出她了。烟翠微微吃惊，退后一步，撞到一张椅子。"何先生……"面对他的讥笑，她竟说不出别的话。

"在那场可笑的审判期间，我注意过你每项详细特质，怎么就不记得有白领子。难道在我服刑期间，你就接受神职了吗？"

听他说完这些话，她努力喘了一口气并且恢复机智的答辩能力。"我早在两年多前就当上牧师了，只是担任陪审员时不戴白领子，在处理教会事务时才戴。"

他的黑眉毛皱成一团，露出恨意。"也许你该戴上，说不定你就可以获得圣灵启示。"

天主可知，这很重要呀！"他语气阴森地喃喃自语。他双臂交叉胸前，孔武的臂膀和胸口的毛发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

"你干嘛来这间新墨西哥州最热闹的乡村俱乐部？是要来救济贫苦大众、了解民间疾苦吗？"

她极力保持头脑冷静："每个教会不分教派，每周都要轮流来这里布道，今天轮到我出勤。"

他肆无忌惮地打量她的脸孔和身体，使她全身灼热难受。"你们的同伙很多，却独独派你一个女人来监狱，可真是天才想出的主意。这里的男人看到女人就会兽性大发，我很惊讶到现在居然还没有暴动的迹象。"

她没想到会跟何路克谈话，更没想到他会以言词骚扰她，令她一时手足无措。才没几秒钟，他就攻破她的心防，直捣她脆弱的心田。

她转移敏感话题："本来这趟聚会应该是由资深的叶保禄牧师主持，但他刚好出国，所以由我暂代一次。"

他猛然回头，狂笑声响遍整个接待区。守在狭小房间外的警卫，立刻向他们这边看来，但何路克没发现警卫在注意他。

"我一到这里服刑，你就破天荒地以女牧师的身分进入监狱，你教我怎么相信你的谎话？何不打开天窗说亮话？你也听到了法官宣判，所以知道我关在这里。我是不是该感激你抽空来观察我受害的情况？你是不是希望看

到我还活着，想消除你良心的谴责？如果我没请错，这一定是你不惜跟被你送进监狱的恶徒打交道的最大原因了。"

"何先生，你未免自我膨胀得太厉害了。"她反驳。"没错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但我认为你不太可能来参加布道会。我的目的是来帮助那些想要接近上帝和寻求抚慰的服刑人。"

"你到这里来，八成可以建立起如教主般的崇高地位。"

烟翠双膝瘫软，仍勉力站定："人的一生中，总有些时候，需要来自宗教的安慰。"

"她说话时，何路克一直盯着她嘴唇，令她怀疑他并没专心听她说话。"

"瞧你说教说得这么顺，真是天生的牧师料。我就跟你直说，牧师，"他加重揶揄的语气，"如果真有上帝，我敢说他一定不在这里！"

烟翠还记得，自己20岁出头的那年，在一家陌生的病房中醒来，因重伤而全身动弹不得时，也曾说出这样的怨言。但站在她面前，满腔怨恨的男人是不会愿意听她诉说往事的。说实在一点，他根本不愿听她任何话。

何路克喃喃诅咒，令她十分震惊。"什么玩意儿？开布道会干什么？让人家抨击我的无神论啊？"

"你不认为宗教对你有所帮助吗？"她立刻反问他，也立刻后悔。

"有个屁帮助！"他怒骂。

"那你为何要参加布道会？"

"表示我行为良好呀！不然还有什么用处？"

烟翠自知说不过他："何先生，恕不奉陪，我得回礼拜堂去收拾我的东西。"

"怎么啦？"他挑，"不敢跟罪犯独处吗？"

"我从没把你想成是罪犯！"

他闪着威吓的眼光："这么说，你承认曾经想过我喔！"

"我不认为其他陪审员忘得了你的案子。不是每一天……"

"你们把清白的人送进监狱？"他打断她的话，粗鲁地问。烟翠短暂地闭上眼睛，他仍然坚称自己是清白的。三个月后，再听到他喊冤，更刺痛她的心。

"陪审团已尽全力衡量每项证据了。"

"这样说就会让我好过一点吗？"他步步逼近，她迷乱得忘了要退后。"这是什么世界呀！"他掩不住的怨苦，把她原有的些微自持力也粉碎了。她深感后悔，这趟布道会该请别的牧师代替主持才对。

"何先生，你相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你的案子，造成我很大的心理压力，而且……"

"当然是咯！"他傲慢地插嘴。"据我记得，前后只有四小时。"

"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！"她向他抗议，他出其不意抓着她下颚，捧起她面庞细察，使她无法继续说话。她觉得他手指捏着她火热肌肤，同时脑中念头急转。他如此亲近她，使她心神迷乱，唯一能想到的就是：他紧抿的嘴唇离她的嘴唇不过数寸。

"告诉我，牧师，"他轻声细语，"你体会过痛苦陷入悲哀的深渊吗？你了解生活的重心遭受动摇是什么滋味吗？你经历过从美丽的天堂堕落到黑暗地狱的惨况吗？"

烟翠的伤痛往事一被他揭起，她想向他明说，这些感受她都能体会，

甚至比他体会得深刻，但为了某些原因，她闭口不答，也许是被他那那因情绪强烈波动而发白的脸孔吓倒了。

"有没有？"他逼问。说完随即用另一手抓着她上臂摇晃她。她知道他这种举动并非故意，只是不知不觉地把她当成泄愤的管道。但是警卫一见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提高警觉，她见警卫已经在摸枪套了。

烟翠立刻发现自己应该扭转乾坤，化解危机，由于两人的关系敏感，她一时不慎引发他的怒火，但警卫不明所以，误认他有施暴之嫌。

她不希望自己无心的介入，使他遭致无谓痛苦。她随机应变，胡乱大喊，音量高到能让警卫听到："亲爱的阿路，虽然明知你叫我不来，可是我舍不得你嘛！"说完还吻上他嘴唇，抱着他颈子，想把警卫瞒骗过去，但愿何路克能明白她的用意，别把她推开才好！

她其实不用担心，几乎就在同时，他的双手滑到她背后，紧紧拥着她，使她全身贴靠着他，烟翠略感吃惊，不及应变，任由他进一步亲吻她。

她只好配合他，被他吻得浑然忘却了自己身在何处及为何而来，她更觉得全身亢奋了起来，他的冒犯举动及自己的反应同时令她震惊，烟翠离开他嘴唇，眯眼看着警卫，幸好伪装的深情拥抱骗过警卫，他不再走近，只站在门外，兴味盎然地看着他们。

一时的紧张刺激，再加上无法形容的情绪波动，她变得瘫软无力，挣不开何路克强力的拥抱，"现在可以放开我了！"她结结巴巴地低声说。

他自喉间发出不怀好意的低沉笑声。"休想！"他低声回话，强迫她望着自己深沉难测的双眸。"还早呢！"烟翠一时气得暗骂他是万恶不赦的魔鬼。"你先告诉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来这里看我，又为什么要在警卫面前袒护我？说完我才放开你。"

"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因为保禄要我来代他的任务。"她喃喃道，却有些答非所问，不仅是因为情绪波动太过剧烈之故，还是因为两人下肢相抵，心跳相闻的亲密接触才造成的。她咬着牙说："现在我知道我不该来的。"

他诡异一笑，把她吓着了。"我趁机占你便宜，你有没有大吃一惊？你忘了我是男人，是罪犯吗？不觉得我该再加上一条侵犯妇女的罪名吗？你得承认你是羊入虎口喔！"

他低沉地笑，接着说："我承认，一闻到你的香水味、被你吻着时，我忘记了你戴的白领子，开始想像你.....一丝不挂的样子。"

"你竟敢对我说这种话！"她斥责他，并惊觉自己陷入困境了。

"因为你自动投怀送抱，所以我才敢这么说！"他低沉的笑声更加邪气。她还没把事情理出头绪，他又吻上她的唇，满含挑逗，绵绵不绝，解除她所有的抵抗力，她也曾竭力振作精神，力求矜持，无奈此举未能令他打消念头，徒然惹他嘲笑。

最糟的还是她自己的生理反应，欲潮泛滥全身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，连马克都未曾使她有这般感受。她虽抗拒，但总嫌力量不够，唇间传来的感官力量统治着她，使她无所遁逃。

她总算离开他的唇，他改用面颊摩擦她的皮肤，附耳低语："你有没有突然觉得，即使奉了你那宝贵的上帝之名，我这个人还是不值得拯救的？你只要告诉警卫事情的真相，他绝对不会再让我去恐吓误闯魔鬼领域的女牧师。"

警卫好像听到了他说的话，对他大喊："时间到了，何路克，回你的

牢房去！"

他放开烟翠，她还不相信。几秒后，他捧起她的脸，莫测高深地凝视她。

"谢谢你来看我，也许这不是你的本意。你倒是给了我希望，你会再来吗？"

他不等她回过神来，便又低头吻她的唇。她轻哼一声，他故意笑着抬起头，以拇指顺着她颤抖的下唇抚摸："我的感觉正确。现在滚吧！赶快回家去躲起来，免得我这只大野狼会害你。"他装出狂野、邪恶的笑脸后，就奔出礼拜堂，消失无踪。

这场遭遇令烟翠心神混乱，得抓住椅子好稳住摇摇欲坠的身子。恢复行动能力后，她冲进隔壁房间，把东西收进手提箱，走出礼拜堂。

烟翠精神恍惚，一路走过接待室，上车、开车返回阿布夸克市。她只记得自己曾误闯禁地，然后有人警告她快滚。那种警告的手法，令她每每想来就心惊胆颤。其他的陪审员都认为此案无可怀疑，一致判定何路克罪行重大。今日一见，烟翠才觉得自己终究未曾冤枉他，他的确罪有应得。

她纳闷自己何以在开庭期间，竟没察觉何路克无法无天、狂妄粗野的另一面。或许她永远也得不到答案，但至少她永远不需再见到他。她要忘掉他，把发生在红崖监狱的不愉快遭遇抛在脑后，永不提及，也不跟保禄说。如此一来，这段插曲就会渐渐退出她的记忆。

同时，她还打算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。从今天起，她再也不让保禄说她感情用事，她要重新做人。

第三章

"小翠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如果我们想赢球，就要这样打球。"瑞吉当着十几岁的排球队员的面纠正烟翠，语气专横。现在大家正在教会体育馆内的排球场上练球。

"你们守住前场，我和莉莎守在后场，这样也许比较好。"烟翠好心反应，一边对莉莎发出会心的微笑。莉莎是位内向害羞的高中少女，她和烟翠一样，对教练的高压作风极度反感。

瑞吉重视暂代教练兼队长的任务。烟翠努力遵照他的指导，只是每当球向她飞过来时，她就偏把球打歪了。她并不精于排球，但誓死也要把排球练熟。

教会青年杯排球赛将于二月底举行，距今不到两个月时间。为使今年的赛程更加刺激有趣，西区的主办单位制定了新规则，规定神职人员也需加入球队。保禄的医生不准他从事剧烈运动，于是这项荣誉自然就落到烟翠身上了。她虽害怕这项苦差事，但却无可逃避。

她抚平散乱的发丝，遵照瑞吉的指示，在边线之内站定，等待对方发球。眼见球向她这边飞过来，她摆好姿势，想把球用力托起。

没想到用手一拨，球却远远地弹向后方，吓得她花容失色。

孩子们全都笑成一团，瑞吉耐心尽失，大喊暂停。他垂头丧气，一边

跺脚，一边对刚打过蜡的地板捶拳，发泄愤怒。

烟翠又累又窘，满脸通红，顺手拉拉浅粉色的运动短裤。她和其他队员一样，穿着白色的运动服，曲线毕露。"关瑞吉！我知道我还要多加练习，但我也没那么差劲吧！"

"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"柯麦德先向她展现一个迷人的笑容，再开了个玩笑，因为这样的笑容，使他在本地高中博得了"大帅哥"的名号。

"谢谢你的支持，麦德。"烟翠小声说，"下回要我帮忙时，只要记得今天的事。"

"她向他眨眼暗示，而后奔到球场后方去捡球。

她弯腰捡球时，听见门口有个男人在发表意见："其实孩子打球也自有主见。"

她愣住了。

这声音好熟悉。

一定是那个人！那个三个月前她立志要忘掉的人，那个她不愿再见到的人。他何时出狱？又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她纳闷。

烟翠惊惶失措，鼓起勇气抬头，慌张的眼神正遇上何路克探索的凝望。她全身瘫软。

上回相遇的情景如一幕彩色电影，在脑际播映，她原已灼热的面孔更加排红。

他靠门而立，胡须刮得干干净净，穿着白色牛仔裤和海军汗衫。烟翠忍不住回忆起在监狱礼拜堂中上演的难堪场面。她毫无防备地任他细细打量，而后他现出满意的眼神。

"很高兴你还没忘记我！你一定也发现了，有些事情是无法自心上抹去的。"

她那天在监狱中被他拥抱抚摸已是莫大羞辱，但似乎还有更难堪的情况跟在后头。

他显然乐于提醒她那段无法遗忘、透露出她真实本性的遭遇，且乐此不疲。他知道她在他怀中变得神魂颠倒，便以此做为取笑的泉源。

何路克的突然出现，令烟翠心慌意乱。她站起身，连球也忘了捡。她警告他说，教会不欢迎他，而且他无权来纠缠她。他却把她的话当耳边风，径自捞起地板上的排球，走向排球场上的孩子们。

"你以为你在干什么呀！"她边吼边追着他。但他不理她。

"喀，孩子们。我叫何路克，朋友都叫我阿路。"他偷觑了烟翠一眼，见她目现怒意，可见她想起了在狱中喊他"亲爱的阿路"那一幕。光想到这一幕，就足以令她全身燥热。

"叶牧师跟我说，你们球队在感恩节之后就没有教练了。我想我既然在大学时代常打排球，所以便毛遂自荐来担任接手人选。"

烟翠认为自己一定是在做梦。孩子们哪里能察觉她心中的波涛起伏，他们一致热烈欢呼以迎接这位英挺、矫健的男教练。他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球员的注意力，这项本领着实令烟翠叹服。

大伙儿鼓掌、喝彩，立即问了他一大堆问题：他知不知道赛程下个月开始？他有没有什么法宝能把对手淘汰出局？他尽量陪他们练球吗？他会不会教梅牧师怎么样把球打好？

最后一个问题惹得全场轰然大笑，每个人都转过头来观察她的反应。

烟翠仍处在惊魂未定的困境中。她现在的感觉很矛盾，生理上有股压抑不住的亢奋，而心理上却蒙上恐惧的阴影。

这件事，保禄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？

她急着想找老牧师问个明白，便快步奔出体育馆，眼角余光发觉何路克正紧盯着她裸露的修长双腿，直到她出了体育馆大门。

保禄正在教堂中，向壁炉建筑工人指出导热孔安置错误。他一见烟翠进来，向工人知会了一声，就走向座位后与她会合。

"怎么回事呀？小翠，一股气嘟嘟的样子。"

"我是很生气。何路克刚才溜进体育馆，自称是新来的教练。我忘了他这时应该已出狱了，也不知道你已经跟他见过面。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？我觉得你要找他当教练之前，应该先跟我商量嘛！"她边说边平息怒气。

"到我办公室谈吧！"他先向工人交代说他还会回来，然后带她走向走廊。烟翠从未对保禄发过脾气，何路克一出现，害她完全失控了。

保禄关上门，"干嘛不坐下？"

"我坐不住。"她因情绪激动而胸膛起伏不定。

他坐在桌缘看着她，满脸疑惑的表情，"我也是半小时前才看到他呀！"

烟翠眨眨眼，"你骗我！"

"我没骗你。"保禄郑重地摇头。"据我所知，他礼拜四先打电话来教堂询问，多莉告诉他我们礼拜六会在，所以他才到我办公室要求跟我面谈。我听到他名字时可真是大吃一惊呢！"

"我不信。"她仍喃喃自语，双手插腰。

"他只说他上礼拜刚出狱，想趁空闲时间，找些有益的事情来做。他还带着你那天在监狱分送的资料呢！"她恍然大悟，难怪他找得到我！"他说你提到做义工的事，令他深受心灵冲击。"

"那怎么可能！"忆及他对她说话时的凶恶嘴脸，及亵渎神灵的行为，她暗自怀疑。

"显然是不可能，"保禄仍未发觉她心情大乱，继续说。"似乎你才是助他悔改的大功臣。"

"不是。"她摇头。保禄高估了她的能耐，她随时准备向保禄坦承真相。

"别过份谦虚了，"他拍着她肩膀，"我当然很高兴他有这份心意，还告诉他我们有许多公益活动需要义工参与。看活动表时，他表示他最适合参加体育项目。"他笑开了脸。"眼看着球赛就快开始了，他真是上帝派来帮助我们的，小翠。我告诉他现在你们全都在体育馆练球，他就说最好马上开始。"

烟翠无法可想，只有移开视线，强迫自己认清现实。何路克手段高明，一举就攻入她的生活领域，并且安顿下来。她简直无法相信他竟然如此难缠。

"我想你既然在审判期间那么关心他，现在他出狱了，你也应该为他高兴。我之所以没先和你商量，是因为我想给你个惊喜，让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。小翠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一次监狱探访，就改变了他。"

"噢，保禄，"她终于按捺不住，将真相全盘托出。几分钟之内，除了令她汗颜的那场亲密接触的细节外，她将所有事告诉他。"你该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烦恼了吧！我不相信他真是想来帮助我们，也怀疑他动机不单纯。我根本不相信他这个人，球队给他领导不太好吧！"

"凭良心说，"她继续说，"他是个有前科的人，又有反宗教的倾向，会把年轻人带坏的。如果那天我找其他人代替我去监狱布道，今天就不会惹来这种麻烦了。错是在我，所以理应由我去告诉他，说我们改变主意，这儿不需要他。"

保禄沉默良久，之后才说："我自认活了一大把年纪，不会再有什么事能让我吃惊，你倒是令我开了眼界。小翠，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了心意，让你采取了反对他的立场？我知道在监狱里他对你很粗鲁，但毕竟他是受苦的人，你岂能奢望他张开双臂，热烈迎接你这位陪审员？"

她低下头，无言以对，内心诸多感觉正在交战。

"无论他是不是冤枉的，如今他已服完刑期，此后永远背负着前科的污名。他景况已够凄惨了，你还要落井下石吗？"

"当然不想，我只是不想跟他打交道。"烟翠没说出口的真正原因是：她害怕控制不住自己，他激起了她深藏的热情本性，但她却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。

"这口气可不像是我认识又疼爱的小翠。他是上帝的子女，也需要帮助哟。"

"保禄，如果球员家长知道教练犯过罪，怎么办？这件事给锤太太知道，后果也不堪设想。听我说，这件事传出去，你八成会流失一半以上的排球队员。"

"所以我才敦促何路克先生，见到球队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跟他们坦承自己的过去，由孩子们来作决定。我相信他们的判断。"

"我不是担心孩子们不接纳他，他们生性爱保护弱者。再说，他一出现在体育馆，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。"

"他确是……仪表出众。"

烟翠宁死也不愿认同保禄对他的评语："我猜他一定没跟你说他不相信上帝。"

保禄摇头。"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话题。然而，我重视一个人的行为甚于他的言论。要诚实呀，小翠。你不仅见识过他艰难的处境，自己也曾亲身体会，你应该了解世上的事情往往不能只看表面啊！"

他的训诫深深撼动她的心。"我只知道代表你去监狱布道时，就犯下严重错误，我现在是自食恶果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回家。不管体育馆里发生什么事，都跟我无关。"

明天早上见啦，我很想听你讲道。"她轻拍他的手臂。"我很抱歉令你大失所望，我现在心情不太好，需要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。"

没等他回话，她径自返回自己的办公室，换上长裤和连兜帽的外套，一月节天气仍很寒冷。她一路向工作人员挥手道别，走出侧门。停车场上，在保禄的克莱斯勒和建筑工人的货车之间，赫然停放着一部翠绿色的BMW敞篷车，极为耀眼。

不是每个刚出狱的人都摆得起这种派头。烟翠启动她那辆阳春车上路，想起了锤太太对有钱证券商的抨击。明天一早，何路克到此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教区，锤太太也会找上她，探查内幕消息。

烟翠哀叹着，停下来买了个汉堡，然后开车出城，漫无目的地兜了好几个小时，想忘掉烦忧，而后再回家等待失眠夜的到来。

三个月前主持监狱布道会后，她熬过了痛苦的失眠才回复正常。如今

又再堕入炼狱，除非她要求转调至其它教区服务，否则别无他法。但此举旷日费时，就算调成，心灵早已身受伤害。

锤太太曾说他虽然英俊，毕竟是个魔鬼。烟翠鉴于他具有惹是生非的倾向，同意锤太太的论断颇为贴切。他已出狱，金钱不虞匮乏，空有过人的才智却无处发挥，闲来无事，最佳的消遣活动就是骚扰她这个笨到会去监狱看他的人。

想起被他吻的感觉和他自己的热烈反应，烟翠面孔发烫。她紧抓方向盘，回转开上回家的路。

驶近家门时，她无奈的承认，这家伙面对残破的人生局面，准备东山再起之前，总要做些热身工作，像教练之类的。

她一回公寓，立刻淋浴，准备就寝。她先做在书桌前整理好足够的资料，以提供给教区会训的编辑。一直写到凌晨三点，笔自指间滑落，她才知道自己该好好休息以迎接忙碌的星期天。

烟翠已经记不得上次迟到是什么时候的事，自从何路克出现，她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就完全改变。她觉得情绪与精神虚脱，自她宣誓成为牧师后，已很久未发生此种现象了。

少年唱诗班八点半开始，九点十五分则是少年团聚，主日崇拜十点三十分开始。通常她会在七点左右到教堂，开图书室的门，接电话，将全日的工作进度打理妥当。

但今天早上她迟至九点四十分才驶进拥挤的停车场，再下车冲进教堂。幸好一切照常进行，保禄果然能随机应变。

她像个小偷，自教堂后门溜进自己办公室，希望别被他人撞见。关上门，她便快速穿上圣袍，到大厅去帮保禄，他正招呼着众人。

多年以来，保禄一直有在礼拜天早上会见教友的习惯。烟翠刚自加州奥克兰的神学院毕业。被分派至阿布夸克市担任他的助理牧师之前，保禄的教会就已经开始实施这项措施。她也一直遵循他的领导，并且赞赏他亲近教友的作风。

几位成年唱诗班的成员已换好服装，集合在教堂中，准备上台献唱。烟翠向每人打招呼，熟悉的《赋格曲》回荡在教堂中，她赶到前门，站在保禄的对面。

他正热络地跟一对刚搬进教区的新婚夫妇交谈，并偷个空档对她使眼色，暗示她说："我知道你为什么迟到，我原谅你。"她感激他的豁达大度。

现在时值一月，许多度完圣诞假期的人都已返家，大厅充满了做礼拜的居民。烟翠与他们一一拥抱，亲切如家人，垂询他们的健康状况，探问有无可报与大家知晓的喜讯。

碰到新教友，她就与他们握手，鼓励他们发问，并告知可自前厅架上取阅传单。

"孟太太！"她发现陆续到达的竟是珀娜和她母亲。

"早安，牧师，"孟太太平静地说，"我这个礼拜过得很平安，不晓得今天晚上到你那儿参加家中团聚方不方便？"

她高兴孟太太终于有意加入团聚："再方便不过了，我恭候大驾，七点钟喔。"

"我们一定到！"珀娜肯定地回答。

孟太太走后，烟翠很自然地伸手去迎接下一位，但她的手却被何路克

一把牢牢抓住。

令她气恼的是，教友史玛各正站在他后方。

"如果我告诉你，今早你穿了这身圣袍看来有多可爱，我会不会遭天打雷劈？"路克小声说。

她略微吃惊，他咧开嘴角，手用了点劲，把她拉近一些。"难怪监狱里的弟兄一直提到你。算你聪明，没再去监狱。光是你那对迷人的蓝眼睛就可以引起暴动了。"她不会任他在此嚣张，正思考着要如何摆脱他。

情急之下，她说出完全违背本性的话："六个月的铁窗生涯没能纠正你的冒险习性，再不小心的话可要再进监狱喔！"

他听后低声冷笑，更加捏紧她的手。他放肆地笑着，对她的威吓毫不在意，糟糕的是，这一笑更加展现他的魅力，使她明知此笑不怀好意，却仍禁不住心荡神驰。

"我不相信会有男人 不管他是不是犯过案 会因为称赞漂亮女人而被捕。就算这个女人是个牧师。"他说话时，拇指悠闲地抚摸她的手心。

被何路克握住的手心传来阵阵兴奋波浪，流遍她全身，烟翠此时觉得自己才是囚犯。

无疑地他能感受到她的反应，这样更令她觉得羞辱，尤其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尽被史玛各看入眼底，她生怕被这女人猜到他们之间的暗潮汹涌。

"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呢！"烟翠咬着牙小声说，"礼拜马上就开始，难道监狱生活让你丧失了得体行为的能力吗？"

她想要不着痕迹地抽回自己的手，免得史玛各或其他人注意，可是徒劳无功。

"放手可以，但有个条件。"

她气得面红耳赤："你真可恶！"

"要听听看我的条件吗？"他的语气明显地带有威胁意味。

她气恼得说不出话，只好以冰冷目光迎战他无礼的凝视，作为回答。

"我们之间还没了结，我今晚到你那儿去！"

"不行！"她断然拒绝。"我今晚没空。"

"任莉莎说隔周的礼拜天晚上你那儿有团聚，我想参加。你要等我喔，牧师。"

他放开她的手，傲然地步入教堂，独留烟翠一人因突如其来的偶遇而心神震颤。她确信他今晚一定会准时赴约，明知道她不欢迎他，却偏要硬闯。如今又加上任莉莎告诉他团聚的事，既然团聚是采取自由参加的进场方式，他大可光明正大地登门。

想必何路克是刻意接近球员中最害羞内向的任莉莎，取得她的信任后，再向不明所以的她探询消息，此时还可以让女孩误认自己格外重要，他可真是阴险歹毒的男人。

"早安，牧师！"史玛各刺耳的嗓音打断烟翠混乱的思绪。玛各对她刚才的不当行为表示不满，谴责的眼光犹似要将她千刀万割，而且还摆出奋战姿态。

"史太太，早安！"

"叶牧师竟然请个犯过罪的人来当孩子们的教练，我想跟他说，这样太不负责任了。

但见过刚才那一幕之后，我猜叶牧师不会是作出这种卤莽决定的人。"

烟翠有一股极大的冲动想告诉她实情。她非但没怂恿保禄这么做，还为了何路克的事差点和老牧师闹僵了。但幸好她忍住没说。那女人从未认同烟翠的牧师角色，还私下在教区中到处说她的坏话。

"你有任何意见，"烟翠紧接着说，"可在教区自治会上提出。如果想召开临时会议，可以联络新的主席聂和先生。"她发现保禄正迈向教堂前方，遂停止谈话。"对不起，请进来，礼拜要开始了。"

没等史太太回答，烟翠赶紧进入教堂，跟在唱诗班后头，配合著风琴的旋律在中间走道上前进。

烟翠每踏一步，都得竭力将视线固着于前方的花窗玻璃上。可是她知道，何路克就在人群中看着她，她根本无法专心，一路浑浑噩噩地走到台前就位后转身。

通常在这一小时十五分的礼拜时间内，烟翠都是全心祈祷颂赞的，这回却完全得不到心灵的平静。她犹如失去控制，心思一再飘向那位侧坐的男子。他英俊面容和合身服装使他在现场男性中显得突出抢眼。

就在审判后不久，她曾盼能在另外的场合遇见他，并与他进一步交往。但自从亲身见识到他邪恶、无耻的真面目后，就打消了这种念头。想起她为了袒护他，不惜投怀送抱、献上香吻，就觉羞愧难当，怎知这一吻竟会爆出热情、沾污上她的心灵。

她心里混乱透了，连保禄的讲道都没听进去。她顿悟自己思绪飘离太远了，立即严厉自责、集中精神。

保禄今天的讲题是勉励误入歧途者重觅新生。毫无疑问，保禄是针对何路克才选择这个题目。烟翠衷心佩服保禄的慈悲心怀。

可是那个人偏就不后悔！烟翠内心深处抱怨着。刚好就在此时，她和何路克的眼光遥遥相遇。她恍若回到法庭，见到他被铐上手铐带走前，那种目露悲痛及迷惑的眼神。

虽然他已服刑完毕，准备重返社会，但她却益发怀疑他是否真的遭到诬陷？

为什么，这有什么用？她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关心何路克？

她不敢去想答案。她于礼拜完毕后，穿过侧门直接回办公室。有一长串的人等着和她讨论坚信礼、神思和婚礼等事情，她忙得不可开交，无暇烦恼晚上的事。起码在她上车回家前是如此。

何路克晚上要到她那儿的事，让她想得入神，竟闯过红灯，差点撞上对方来车。那司机难免生气，他大按喇叭，她则落荒而逃。

烟翠浑身发抖，不知是被刚才的惊险事故吓着了，还是被何路克的意外入侵惊动了。重逢时，她还以为自己早就把这整件事抛在脑后了呢！

第四章

烟翠清点聚集在她客厅中的人数，一共 9 个人。拍娜和她母亲还没到，也不见何路克的踪影。

她深知何路克颇以捉弄她为乐，猜想他可能只是骗她，不见得真会出

席聚会。他这种报复心态可把她吓得手足无措。她感叹，坐过牢的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，她就深以被他侵扰为苦。

讽刺的是，这全是她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整个下午她都心神不宁，每当电铃响起，她都紧张得冒出一身冷汗。

她再看了一下手表。"7点10分了！"她对在场的人说："虽然还有人没到，但我们先看录像带，这样才有剩余时间让大家讨论。这部片名叫《面对危机》，是我向奥克兰神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借来的。这是我见过有关这方面最好的心理治疗教材，大家应该看一看。"

在场的人反应热烈，一致决定不再等了。

"我来帮你，"施奈德微笑着跑去关灯，烟翠打开录像机。他正是多莉提到仰慕她的人之一。他经常参加烟翠组织的团聚，每次都到得很早，还热心帮她收拾借自教堂的折椅。诸多迹象显示，多莉所说并非捏造。

他是位有着浅褐色头发的药剂师，与遗弃他的妻子离婚后，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搬进这个教区居住。烟翠衷心怜悯他，认为他是除了马克之外，她所遇见最合适的对象。但她跟他不可能超越牧师与教友的关系，这不仅受限于严格的教规，也因为她对他激不起情爱火花。

烟翠一在沙发上坐下，电铃就响起。她急躁地站起来准备开门，却让奈德抢先了。

来者是钟太太，她急急忙忙进屋，并占据了烟翠刚空出的位子。烟翠原本紧张得要歇斯底里地尖叫，现在却已无力地倚靠在墙上。

钟太太从未参加过她的团聚，看来准是史玛各的嚼舌根工夫发挥了作用。在黑暗的掩饰下，烟翠双掌抚面，对于日益复杂的情势，茫然不知该如何应付。

虽然这部《面对危机》的纪录片提供了诸多解决方案，却无一适用于何路克身上。

烟翠还真想取消活动，请大家回家算了，然后等大伙儿都走后，她才能出门去找多莉谈谈，消磨夜晚。

"电话响了。"几位在场的人立即通知她。她想着想着失了神，竟没听到电话响，不好意思地喃喃致谢后，便奔进厨房接听。由于预算有限，她只能装置一部电话。而选择装在厨房，则是考虑到自己可以一边吃早餐，一边与人用电话沟通，并记下重点。

她担心是何路克打电话来，犹豫一阵后才拿起话筒。幸好是玻娜打来的，她说她母亲太累了，无法参加聚会。烟翠连声安慰她，说她能体谅，而且过几天会再登门拜访，并谢谢她来电话。

短暂的歇息造成安全的错觉。她打开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门，见聚会已进行一段时间，何路克应该不会来了，顿觉放心。却不知从哪儿伸出一对强壮手臂，揽住她的腰，使她无法前进。

"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"路克在幽暗中低语。不知是否有意，他轻啄着她灼热的娇嫩面颊。"我趁你接电话时偷溜进来的。"

有几个人，包括奈德和钟太太，回头向他们观望。烟翠艰难地咽口气，想不到竟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人。他仅只稍稍地接触她，就激起她强烈生理反应，她真恨自己不争气。

"你要真会觉得对不起那才怪呢！"她低声喝斥他，不仅生他的气，也生自己的气。

她不顾旁人会怎么想，正要奋力挣脱他双臂，没想到他竟大方地松开她。电视机前还有几个空位，何路克偏选了奈德旁边的位子坐下。烟翠猜想这原来应是奈德预留给她位子。

奈德对路克大皱眉头，可见她的猜测正确。何路克傲慢又得意的嘴脸，表示他看透了奈德的企图。烟翠再次倚靠墙壁，以平息怒气。她了解何路克这个人目无法纪，不达目的绝不终止。

她再次谴责自己识人不明。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在监狱警卫面前袒护他？她怎么会做出如此莽撞的行为？

影片播映完毕，奈德马上起身开灯，但脸上失去惯有的亲切笑容。烟翠心想，他和其他的人，一定都看到自己和何路克之间状似亲密的举动。大家在好奇心作祟之下，必然会得出错误结论，而不出几天，谣言将会传遍教区。

烟翠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。她想找个藉口离开。就请麦蒂娜跟她到厨房弄点心，蒂娜欣然答应。她与丈夫离婚后，带着儿子同住。她儿子几年前骑自行车出了车祸，变成破脚。

她们把自制的巧克力蛋糕切成方块，每块蛋糕上再加一匙奶油，放在盘子上后，烟翠请蒂娜端出去给大家享用。她在厨房里待到不能再待时，才端了一壶冰开水走进客厅，一再将冰开水放在桌上，由大家自行取用。她自己则端了杯冰开水，找了张离何路克最远的椅子坐下来。她与周围的人聊天，故意漠视他的存在。

她一坐下来，团聚的发言人霍吴玲就说："我们，正在等你呢，牧师。阿路生性害羞，他说是因为你的启蒙才上教堂的，所以该由你来为他正式介绍。"

烟翠震惊得被水呛住，开水泼洒到绒布椅面。他害羞？笑死人了！她心中咒骂，用纸巾拭去椅面上的水珠。她不敢看他，生怕自己会在教友面前发脾气。

"我想牧师是不想让我难堪。"何路克打破了尴尬的沉默。她一时忘了自我设防，抬头看他，他却别过脸去不让她看见他的表情。"不瞒各位，过去6个月，我是在红崖的联邦监狱度过的，我犯了欺诈罪。"

他直言无讳的表白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包括烟翠。她期盼他会向其他人宣称自己是冤枉的，但他却没说。

他这种纯粹叙述事实，但不加以自我批判的态度，一方面赢得她的钦佩，一方面却令她心寒，就如错缩的花瓣得不到温暖阳光的照拂。这么说，何路克终于说出真话--他的确是犯了法。

"但你已得到惩罚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对吧？"蓝亚诺说。亚诺在几年前被迫宣告破产，他只好找份差事，努力赚钱以清偿债务，过程相当漫长而艰苦。

何路克坐向前，双掌夹在腿间："我永远忘不了那段日子，但我总算熬过来了，也要重新踏上人生道路了。"

他的语气相当严肃，烟翠醉心倾听他抑扬顿挫的倾诉。"我想起儿时读过圣经里的一句话，好像是说'我在监狱时，你来探望我。'"几个教友点头。"直到梅牧师到红崖监狱，我才又回想起这句。"

烟翠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一时间恍惚觉得屋里只有他们两人。

"听她讲完道，我得到警卫的许可，和她私下一谈，却出言不逊，说

了些很难听的话。老实说，我的行为粗野，早该叫警卫把我抓起来，改送到管理更严格的监狱。多亏梅牧师救了我。”他抬头看她。“她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安慰我，这种恩情我没齿难忘。”

烟翠想起给他那亲密又纯情的安慰，霎时全身火热。

“如果我说：‘这辈子从没有人如此宽大又无私地对待我’，你们会感到意外吗？”

烟翠眼眶湿润，全场静默，可见其他人也都被他的表白感动了。他的口气如此真诚，烟翠不知该不该相信他。

“不意外，”亚诺语音便塞，轻声说，“一点都不意外，小翠就是这么慈悲为怀。”

美玲深表同情地叹气，仿佛反应出大家的悲愤。钟太太也许例外，她的表情错综复杂，很难探知她的情绪。“阿路，我们都了解你的背景了。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这正是烟翠最想知道的事情。

“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一旦犯了我这种罪，证券管理委员会将罚我5年不得从事股票交易的工作。”

“这么说你就失业咯？”蒂娜焦急地问。

“没错。”

钟太太拘谨地坐着：“我能想象你这种坐过牢的人，要找工作不容易喔！”

烟翠气恼钟太太说得太不婉转，也不顾及到人家的颜面自尊。

路克狡黠地瞪钟太太一眼。“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真像你讲的这样，但我手边倒是有几个选择机会。”

“我家附近的杂货店需要一个收款员。”一位教友说，“我知道这跟你的行业相差太多，可是如果急需用钱，这倒不失为救急的措施。”他一起头，其他的人，包括奈德，也接二连三提供他就业信息。只有烟翠知道，何路克经济后盾坚实，根本不需要找工作。

“感谢大家的建议，”他诚恳地说着，轮流细看屋内的每个人。“如果我原本的计划落空，就得仰仗各位帮忙了。”

“我们这里有几个教友就是烟翠帮忙找到工作的。”亚诺说，“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她帮我找的，而且还当我的保证人呢。”

路克抬头看着烟翠。他既能如此抓住听众的注意力，自然也就能获得大家的关怀。

“她和叶牧师已经帮我够多了。你们也许还不知道，我已被任命为排球队的教练。”

钟太太将他视为外人般地排斥他。“你够格吗？”

“我在监狱里每天都打排球，念普林斯顿大学时，我是排球和棒球球队的队长。”

这项惊人的消息使钟太太折服。

烟翠一跃起身，收拾杯盘并送进厨房。她需要一个人独处几分钟，以理清思绪。她意识到直至今晚，她对何路克的认识微乎其微--就如冰山一角。而且，如今她有机会进一步窥见冰山下层，并且承认自己又好奇又惶恐。

奈德跟着她进入厨房。“其他人都准备走了，我留下来帮你清理，不介意吧？”

她倒也希望这样。她正要开口向奈德表明她和他之间是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时，就看见路克也走进厨房，捧了一大堆杯子和餐巾。

"我和牧师现在要面谈，"路克面露得意，"我早上在教堂就约好的——透过多莉。"

他如此大胆瞎扯，令烟翠骇然。显然刚才那副真诚、无助的模样全是装出来的，她差点就上当了！

奈德满脸不悦。"那我改天好了！"他低语着离开厨房。

烟翠丢下洋洋得意的路克，径自追着奈德想安慰他。一踏进客厅，大家全聚拢过来，感谢她今晚的招待并道别。奈德已不见踪影。

"终于一个人静下来了。"路克自她背后喃喃道。"我还以为他们不走了呢！"

烟翠慌张地急转过身，手忙脚乱地整理家具。他太接近她、太难测又太迷人。一袭灰蓝色的轻装和草履虫图案的领带，看来6个月的牢狱生涯并未削弱他的活力与精明的气质。只要有他在场，她就心神不宁。

"凭你几句花言巧语，就让他们对你深表同情，你说这种话太没良心了。"

"你说的太对了！"他不加反驳，倒令她不解。"有件事我得先说清楚，我觉得来你这儿聚会的人，真是诚恳、热心又正直，我想跟他们交朋友。不过不是今天晚上。"

烟翠紧抓一把折椅，提到贮藏室中放好，路克则等候着为她开门。等她将折椅靠墙放妥，才知自己犯下错误：他堵在贮藏室门口，不让她走出。

"你绝对想象不到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。"

他的语气中满含挑逗意味。烟翠脉搏急跳，因为她明白他话中确实的含意。自从上礼拜见到他后，她也曾兴起再吻他的念头。

"何先生，我很高兴知道你在监禁期间能洗心革面。"

他邪恶的笑容令她更加慌张。她竟然被一位刚出狱的男人困在自己家中。这个男人激发出她潜在的生理反应，改变了她对自己的观点。他促使她体会到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欲的女人。他挑起她原本压抑、忽略的热情。或许他具有超凡的第六感，能洞悉她的内心世界……

"上回我们独处时，我明明听到你喊我"亲爱的阿路！"

她几乎喘不过气："咱们都知道我为何这么做。"

"纯粹是舍己为人吧？"

"没这回事！"

"那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好意思承认我们彼此吸引吗？这是因为你的工作、你的过去？或是两者都有？"

她向后退进贮藏室。

"你为什么不再到监狱去？因为你害怕会发生同样的事吗？"

她咬牙切齿说："监狱布道是保禄负责的范围。"

"本来就是嘛！处罚男人的地方不是你们女人该去的。虽然我很想再见到你，但还是希望能把你吓破胆，免得你又再来。"

"现在你就算没碰我，也够把我吓破胆了。"

他直盯着她嘴唇看。"我犯的最大错误，就是碰了你。"

她紧张地把手插进外套口袋。"我觉得我们这样谈不出什么结果。"

"我不同意，"他轻声说，"审判期间，我看你，你也看我，现在你

摇头否认也没用！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熟悉。 "

" 胡说八道！ "

他照说不停：" 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是被陷害，而且八成会败诉，所以就干脆幻想跟你说话、抱着你和抚摸你的情景。我真是完全想象不到，梦中的黑发天使竟然会出现在监狱中，还拥抱我，给我甜蜜醉人的一吻。 "

他的话使烟翠愕然。他猜得透她心思吗？他的叙述正是她心情及反应的写照。只是她没有勇气承认。 " 我认为监狱生活扭曲了你对事情的观察能力！ " 她引开话题。

" 正好相反，我因此认清了许多事情！ "

" 如果你非要谈这个话题，我们可不可以到客厅去？我.....我有密室恐惧症。 "

" 果真如此的话，你可千万别坐牢，在那儿只要一回房，他们就把门锁上。 "

他的机智反应比她预料的还来得敏锐。 " 何先生，你要什么？ "

" 叫我阿路。你明知道我要什么。 "

" 你一定有过女朋友..... "

他扯动嘴角：" 是有过几个，不过都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当然也没有一个曾如你这般对我。 "

她猜想他这句评语必有多重含意，不想深入追究。 " 在法庭里，那个伤心欲绝的女人又是谁？ " 她不小心竟向出这话来。

他的表情转趋严肃：" 她是我朋友的妻子，我这朋友几年前空难过世了。我跟她绝对只是朋友，我跟她的感情完全不同于我对你的感情。 "

烟翠痛苦地咽口气：" 很抱歉，我实在太失礼，不该侵犯你的隐私。 "

" 该说是我的隐痛， " 他纠正， " 牧师，你真是个谜哟！你先是投票判定我有罪，后来又回到监狱解救我！ "

她盯着地板，避开他眼神。 " 如果警卫找你麻烦，我会觉得是我间接害了你，你已经够凄惨了，我不忍再让你难过。 "

" 我问你， " 他温柔地说， " 是不是你拖延了陪审团的判决进度？你们陪审团迟迟不判决，我还以为有希望了！ "

" 抱歉，这是机密。 " 她搪塞。

他情绪波动，目光闪闪。 " 我知道了，就是你。 "

烟翠再也无法否认。 " 我觉得所有对你不利的证据显得太做作、太偏颇了。我不相信像你这样明了股市运作的人，会在犯案过程中留下连 3 岁小孩都看得出来的破绽。无奈证据终究对你不利，我别无选择，只有投票判定你罪名成立。 "

沉默良久后他才说：" 谢谢你把实话告诉我。 "

她双颊红。 " 话说回来，你在监狱中的行为不禁使我猜想也许你真是罪有应得。 "

你把我困在这里愈久，我就愈觉得陪审团判对了。 "

他那低沉的笑声蕴藏惑力，使她心神激荡。 " 既然你觉得我是这种人，我干脆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要坏就坏到底，多一项污点又何妨？ "

" 别靠过来，何先生！ " 面对一个自暴自弃、无法无天的男人，烟翠觉得骇然可怖，她生怕他会霸王硬上弓。

" 我什么都听你，唯独这项不能！ "

" 何先生，我是牧师呀！ "

" 你也是个女人呀！况且你现在又没戴牧师的白领子。我已经事先警告你会来，你不上白领子，当然会以为你很期待我来找你。 "

难道被他说中了？难道她潜意识里就为此而不戴上白领子吗？她猛然抹煞这种想法，急寻应对言词：" 如果我给了你想要的东西，你会不会马上离开，永远别再来烦我？ "

" 这怎么可能？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下午都要碰面练排球吧！ "

" 我只要一通电话给保禄，你就当不成排球教练。 "

" 只要你不惜让孩子们失望、还有失去赢球的机会，就尽管去做吧！但是你还是摆脱不了我，因为我打算全心全力进入教会。无论在唱诗班、查经班，和主日礼拜时，我们都会碰面。这种场合多得不胜枚举喔！ "

烟翠完全被他搞糊涂了：" 为什么？你连上帝都不相信呀！ "

" 可是我相信你。信不信由你，现在只有你能拯救我。 "

" 拯救你？ "

" 我已经解释过了，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来到红崖监狱。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 "

" 他语调平和，烟翠听了更慌张--不是被他的话吓住，而是被自己的反应吓倒。 "

" 你要是碰我，我就尖叫，要是让钟太太听到了就会报警， " 她威胁说， " 不到明天早上，你就重回监狱了。 "

" 我不怕！ "

他逼向前来，烟翠再往后，直到碰到悬挂的衣物。 " 别这样，阿路。 " 她呼吸微弱，语音沙哑。 " 我们是大人了，拜托！ "

" 嗯， " 他一路进逼，直到紧紧环抱住她。 " 而且是两厢情愿的大人，这样才完美呢！我要吻你，梅烟翠，如果要向我证明上帝和天堂的存在，你可以回吻我。你会吻我的，因为你想要、因为你情不自禁。 "

" 你会后..... " 她话未及完说，嘴就被他用嘴堵上，她不自觉发出低吟。情形同上次的一模一样，只是这回没有旁观者，没有人会把阿路克赶回牢房；没有人来阻止烟翠的情欲泛滥，她纵情地回吻他。 "

" 我开始相信我的祷告有效了。 " 路克改吻她脸颊，沿着眼睑至下巴印下碎吻。 "

两人躯体紧密交缠，烟翠感受到强烈的肉体快感，费尽天大的意志力才离开他的怀抱。她的内心深处情潮汹涌，理智决被淹没。 "

" 我不让你走！ " 他低吼着。 "

她用力挣脱后，直奔进客厅，想让心情稳定下来。 "

她背对他，语气坚定地说：" 你的目的既已达到，请你走吧，别再烦我了。 "

" 如果你以为我这么容易满足，那你就太不了解男人了。 "

" 你又何尝了解女人？ " 她反驳他，双手握拳放在身侧。 " 你只是迷恋于6个月的禁欲生活后遇见的头一个女性..... " 见了他狂野的笑容，她竟痴迷得说不下去。 "

" 我同意，接待室里发生的事要不是有点失控，就会发展成美妙刺激的情节。烟翠，咱们可是互吻对方，我可没有强迫你喔！你自己也有责任哟！ "

他上前几步，贴近她，再次在她唇上用力一吻，宛如他有权随心所欲

地碰触她。" 等我想迷恋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一定会让你知道，因为那个女人就是你！ "

" 你这种妄想会惹出麻烦的！ " 她冷酷地警告他。

" 我已经惹出麻烦了，而祸首就是你。 " 他慢条斯理地说，口气温柔得令她害怕。

" 别忘了，你是唯一敢深入魔鬼领域的女人。这不难嘛，牧师。我知道你跟我一样，也很烦躁，所以就不跟你道晚安了。我们两个都一样，今晚肯定是睡不着了！ "

第五章

礼拜五傍晚时，烟翠提着一袋包装精美的礼品，步出办公室。

多莉刚好也要下班，碰见了她。" 又要去探病人吗？这礼拜你已经连续五天都去探病人了呀！ "

" 卓梅莉今天早上生了个女孩，我现在不去，明天要跟孩子们出去玩，哪还有空啊！ "

" 让保禄带孩子们去打保龄球嘛！你总要放一天假呀！ " 多莉苦劝她。

" 现在不行呀！ " 事实上，她是不想留在家里，以免被路克找到，所以尽量找事情使自己忙碌。自从发生礼拜天晚上的事情后，她立誓绝不制造与他独处的机会。于是她在一周内硬塞进两周的工作量，换取不回家的正当理由。

不过她是排球队的一员，免不了要见到他。每天练球前，她都挪出十到十五分钟单独练习。这样路克就无法逮住她私下谈话 或者有逾越的举动。

她原本担心他会在孩子们面前出她洋相，但随着时光流逝，证明她是多虑了。他对她个别指导时，行为举止一如在法庭上那般规矩、得体。他的体育知识丰富，孩子相当崇拜他。烟翠也是，她曾竭力掩饰对他的钦佩之心，但要装出冷漠和不屑的模样，真是难如登天。

路克拥有多项才华，他求胜心旺盛，因此带起了整个球队的士气。他勉励球员只要专心练球，遵照他的作战计划，加上良好的体能与默契，大伙儿有希望夺得冠军。

到了礼拜六的练球时间，烟翠开始觉得路克没什么好怕的。他从未在球员面前对她作出过份的举动，也从未影射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。他并未大张旗鼓找寻她，也未向多莉打听她的行踪。她想不透他是如何打发练球外的闲暇时间，但她告诉自己不想知道答案。

她当然是在说谎。他对他的生活详情感到无比好奇，尤其是男女感情方面的事.....像路克这样英挺豪迈的男人，生活中必定少不了美女相伴。据她所知，他有七个女伴，一个星期中，每天换一个。

烟翠完全不相信他真心想做个热心参与活动的教徒。自从她冒险进监狱后，他就变得跟所有活跃的男人一样 善于利用时势。

虽然他的热忱似乎减退，不过教练的义务和工作倒是带给他乐趣，填

补了他的生活空缺。一旦球赛结束后，他很可能另觅新的人生挑战，届时她就可恢复原有的平静生活。

麻烦的是，她无法想象路克离开后，她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在审判期间，他就敲开了她的心扉；审判后，他非但未离开，还日渐侵入她心房，盘据每个角落。如果她不是如此小心翼翼防守感情关卡，早就让他攻入心灵深处了。

隔日星期六，早晨的气温很低。她驶进教堂的停车场，见一群孩子挤在楼梯上，瑞吉、端思、凯西和麦德拥到她车旁，打算搭便车。

这些孩子她都喜欢，尤其更疼爱麦德。他母亲自他孩提时代即酗酒至今，只要他有苦楚想找人倾诉，烟翠总是奉陪。有时他和母亲闹翻而离家出走，她则让他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过夜。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麦德坐前座，其他三人坐后座。

" 我们以为你不去呢！ "

她对麦德故作生气状：" 我什么时候让大伙扫兴过了！ "

" 好像没有！我回去再想想看！ "

烟翠开玩笑地用手臂撞他：" 其他人谁来载呀？ "

" 苗家的人已经载了几个，剩下的叶牧师会载！他在锁教堂的门了，咱们走吧！ "

她眨眨眼睛：" 不是有人很喜欢打保龄球吗？记得昨天练球时，听到好几个人在抱怨罗！ "

" 就是嘛！ " 凯西说，" 阿路发现我们不爽，才跟叶牧师商量，改带我们去坐飞机！ "

" 坐飞机？ "

麦德疑惑地看着她。" 你不知道他是飞行员吗？ "

" 路克是飞行员？ "

" 是呀！ " 他们异口同声说，" 他自己有一架飞机，准备轮流载我们到城市上空去兜圈。 " 瑞吉解释道。

" 照这种速度来看，等我们到机场时，人家都排在我们前面了。 " 麦德自言自语。

烟翠吃惊得直眨眼，" 你们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"

男孩全都开始抱怨，她跳出车厢直奔向保禄，他正指挥剩下的孩子上他的车。他见到烟翠，对她微笑：" 今天真是飞行的大好日子！ "

她承认今天的气温虽低，但晴空万里，是大家期盼的好天气。" 是啊！ " 她敷衍地说，心里想的却不是天气问题，" 保禄，我都不知道活动内容改了。 "

" 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找了你好几次，都找不到你嘛！而你也知道，孩子们对保龄球缺乏兴趣，阿路一说要带他们去坐飞机，他们就徵得家长同意，这事情就这么敲定咯！ "

" 小翠， " 见她没说话，他又小声说：" 这个人十六岁就会开飞机。别因为他坐过牢，你就连这么普通的事都要怀疑他。你真以为他会拿孩子们的生命开玩笑？ "

" 当然不会啦， " 她摇头。" 我并不是怀疑他，只是没想到他和我们的年轻人混得这么熟。 " 她面临着威胁。若非她负有载送男孩的任务，她早就因害怕而退出今天的活动。她害怕与路克相处的机会愈多，她就愈依赖他。

" 我认为他非常称职，天生就可以和孩子们打成一片。我发现他和孩子们已经密不可分。他正是我们盼了好久才出现的人选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我猜自治会八成会推荐他当青年会的会长。 "

可是他不是此教区的居民，况且烟翠也不相信他对教会活动的热忱能长久维持下去。

想到这点，她竟莫名其妙地觉得若有所失。

在前往阿布夸克市的小型机场路上，她一直思索保禄所说的话，一度没注意男孩们的动静。路克先前已指示瑞吉如何找到机棚，所以烟翠很轻易就到达了。

他们与其他同伴会合，才知路克正载着莉莎飞行。已经搭过飞机的一个男孩，如痴如狂地叙述在飞行过程中，路克曾让他操纵了一段行程。

这群十几岁的孩子们焦急地等着搭机，烟翠趁机清点了一下人数，发现史蓓慈没来，颇觉沮丧。是她母亲玛各阻止她来的吗？她来不及细想，因为蓝白相间的双引擎飞机正准备降落。飞机滑行至机棚前停住，烟翠目不转睛地盯着驾驶舱中的路克。他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和耳机，若不是因为他的头发，她是认不出他的。

几个孩子依序登机。快轮到保禄时，大部份的人已决定要接受飞行课程。如果路克真心要赢得民心，他一定会举办最有趣的活动。届时教区的生活可就多姿多姿，她的生活当然也就不一样了！

保禄下飞机时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呼唤烟翠：" 该你咯！ "

她的心跳速度加快，兴奋与恐惧交相煎熬之下，使她胃部抽痛。" 我不想去。我除了 737 之外，没坐过其他飞机！ "

" 胆小鬼！ " 孩子们起哄。

保禄对她使眼色。" 我这老头子都觉得很好玩，你这年轻人更不可错过！ "

她愈是推辞，就愈是让路克看笑话。这种畏缩、迟疑的态度不正泄漏出她已完全被他控制，她的身心均被他强烈吸引的迹象吗？这个秘密可千万不能被他发现！似乎只要两人单独相处，他浪漫、温柔的另一面就表露无遗，令她迷醉。她渐渐了解他，也就渐渐相信他不会欺骗顾客，犯下欺诈罪。

" 去啦！ " 麦德催她。" 好玩得不得了！ "

" 为我祈祷吧！ " 她回头大喊。走向飞机时，觉得脑中空白，恶心反胃。

在寒风中等了几小时，一进温暖的机舱，顿觉舒适。她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坐定，系好安全带，路克投给她一个灿烂笑容：" 欢迎登机。 "

从他的语气可听出他早就在等候她，并且确信她最后还是心甘情愿地登机。

" 我不妨告诉你，我从没坐过这种小飞机。 " 她喃喃低语，试图藉此掩饰突来的狂喜。

坐这种飞机的感觉飘飘欲仙 就如同我们相互拥抱时一样！ "

她面现红晕，把持住不去看他：" 你脑子里永远只有一件事！ "

" 你不也是这样吗？ " 他诱惑的笑声使她如受电击。她很无奈，想改变话题，他也开始与塔台联络，无暇与她交谈。

接着飞机滑向跑道。机场起降的飞机相当多，他们必须排队等候起飞。起飞时，她浑身尤其胃部直往下沉。等到飞机平飞后，她才恢复正常，看着

窗外壮丽的景色。此刻，她的心思完全放在身边的男子身上。

一个曾经享受过翱翔天际的自由感受的男人，怎么禁得住六个月的拘禁折磨？

"我在牢里时，心烦时就想想飞行的快乐时光，以自我抚慰。"他说。

"你那时一定很难熬。"她极为惊讶两人的默契，竟如此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她专心俯瞰都市景观。

"我问你，"他柔声地说，她则眼神严肃地望向他。"为什么只有你能看得出我的案子有作假的嫌疑？"

他的问题问得突兀，但她确信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有理由的。她很想摘掉他的太阳眼镜，窥探他的眼神，因为唯有在不设防的状况下，才能知悉对方秘密。

"当然还有其他人也怀疑这件案子太离奇了！"

"你是指我的律师，"他苦涩地说，"但我说的是陪审员部份。"

她深吸一口气："在法庭上，如果找不到证明你无罪的证据，就只好判你有罪，而你不得不承认，不于你的证据实在太多了。"

"因为小翠牧师心肠好，所以才愿意无条件相信我的清白，对吧？"他语气温和地问。

"我自然希望你的律师能找出证据以击败检察官，整个陪审团也希望这样，可是就是没办法帮你。这也勾起了我自己的伤痛往事，所以才怀疑你可能是冤枉的。"

"什么伤痛往事？你对我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，而我对梅烟翠这女人却还一无所知！"

她对仪表板视而不见："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，没什么啦！"

"换句话说，你还不想告诉我咯？那么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直住在阿布夸克市？"

"不是。"

两人沉默不语，加上引擎运转的单调噪音，气氛沉闷难耐。烟翠如坐针毡，望着窗外。

"是不是因为我有前科，你才不愿把私事告诉我？"路克终于说话。

"当然不是啦！"

"我相信你不会排斥我。所以如果刚才你说的是实话，我推测你心里一定还有未痊愈的伤口。这种情形我见多了。"他喃喃道。

烟翠对他的直言无讳倒不以为意，而且确信他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惨痛经验。她几乎是心甘情愿向他表白。"我在这儿住了两年，在此之前，是在加州度过的。"

"你家人还住在加州吗？"

"我不清楚。"见路克满脸不解的表情，她立刻解释："我只知道我出生时，父亲住在加州奥克兰，其他的事我就知道了。一个熟知详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我母亲十几岁就怀了我，被她父亲发现后便被逐出家门。她的男朋友跑了，她只好靠州政府的救济度过怀孕期。生下我后，她因为承担不了重任，又没有经济支援，就把我抛弃了。"

他转头看他："那你的养父母呢？"

"我没有养父母，而是轮流被人家收容。"

"那种日子绝对不好过！"

"其实大部份收容家庭的男女主人都对我很好。直至我十六岁，收容家庭的男主人失业了，他自己经济都很拮据，只好把我送给别人收留。"

"继续说。"她稍有停顿他就催促。

"后来的这家人对我不错，只是这家主人已离婚的儿子，经常趁主人不在家时上门。

"路克低声咒骂，她不太听得懂。"他第一次想碰我时，把我吓死了，然后我便尽量躲着他。可是他还不死心，老是趁我一个人在家时来找我，所以我就离家出走了。"

"然后发生了什么事？"她察觉出他正压抑着怒气。

"警察找到我，工作人员展开调查工作。事情就变得很恐怖，因为那儿子说谎，他父亲竟相信他的鬼话而袒护他，没有人相信我的话。他们是名声良好的收容家庭。"

"后续发展我都想得出来！"路克愤恨地说。

"我被控设圈套勾引他们的儿子，简直是颠倒黑白。我从中学开始功课就名列前茅，每学期都上荣誉榜。下课后我不是念书就是做家务，哪有时间去勾引他们的儿子？"

"我后来才了解他们是故意袒护自己的儿子，他八成以前就有过这种纪录。可惜当时我只有十六岁，哪懂得这些事？那真是一场梦魇，我被贴上说谎者的标签。虽然那位女社工解除了我和他们的收容关系，但是我觉得她还是不相信我。"

"感谢上帝，她还算有头脑，会救你脱离险境。"

"能脱离苦海，我当然也很庆幸，却同时觉得好孤独、好无助，没有一个人肯相信我、支持我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，唉！"她停下来喘口气，再转头看路克。

"审判时，控方一直提出不利于你的证据，打击你，令我回想起自身的遭遇。当时我的行为一概被人们曲解，就同你的情形一般。我怀疑是你的合伙人设计陷害你，就跟我被陷害的情形一模一样。大概就是基于这些原因，我才怀疑你是被冤枉的。问题就在于我提不出有力反证，陪审团没去……"

"烟翠"他打断她的话，嗓音低沉。

可是她不吐不快："那几个礼拜中，我经常想到你，甚至祷告时也帮你代祷。在监狱遇到你，我能体谅你为何看到我会那么生气。你一定认为我竟然虚伪到一边谴责你、一边又向你说教。我要你明白，不论你有没有罪，我都不愿见你再受苦；我不愿你遭受我曾受过的孤独、寂寞。"

说完后，两人都保持沉默，他摸索着抓住她的手，她惊奇地见他将她的手掌拉到嘴边，然后在她掌心热烈一吻。指间传来的热感渐渐充塞她全身细胞，她不自觉惊呼，抽回手。

"我终于听到实话了，"他说时难掩激动情绪。"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？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？你认为我有没有罪？"

她润湿嘴唇，在座位上不停地扭动："只有你和上帝才知道！"

又是一阵短暂无言。"如果我告诉你，我真犯了罪，你对我的态度就会不一样吗？"

他的弦外之音触及她的另一处伤痛。他是在暗示她的直觉误判了吗？她掉过头去。

"我在问你呀！"他追问时的急切态度是她前所未见的。

"阿路，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法庭上，况且你已经服完刑期。我不是审判的人，也不是想审判你。我的任务结束了。"

他摇头："你明知道我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，是私事。我们之间的私事。只关于你和我，没有别人。"

"我……我不懂你的意思。"她藉此拖延时间，以思索他话中含意。他是否暗示想与她建立某种关系？果真如此的话，那会是何种关系？又能维持多久？烟翠深知自己一旦对他投注真情，就会要求天长地久地厮守在一起。

路克急促地吸气："今天晚上前，你得想出答案回答我。"

她的心狂跳："晚上我要跟别人聚餐。"她看表。"我们是不是该回去啦？我们出来太久，其他人会等得不耐烦的。"

"你早说我就送你回去了嘛！"他冷冷地指出，听起来倒像在责怪地拖延时间。她正要反驳，话已到嘴边却无法出口，因为他开始与塔台联络。"坐稳了！"他在开始下降前先警告她。

她抓紧座椅，飞机着陆的那一刹那。她忍不住紧张而尖叫。安全着陆后，她才发觉四周有异。她惊惶地别过脸去看路克。"不是这个机场啊！"

"噢！弄错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"

"阿路，别跟我装蒜。这是哪里呀？"

直到飞机停妥在一座陌生的机棚和轻型飞机前时，路克才转向她。隔着太阳眼镜，她看不见他眼睛。他说："圣塔非。"

"什么？"

他摘下耳机，解开安全带，接着又伸过手来替她解开安全带，她紧张得胃痉挛。两人的脸相距甚近，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刮胡水味道。

"你最近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？"

她觉得羞人欲死，不敢看他。"我从没来过。以前曾想过要来，刚好都有事耽搁了。"

"我就作东请你玩一趟吧！只要别嫌弃现在是冬天。"他在她微张的唇上偷吻一下。

"阿路！"她觉得晕眩而叫喊。"我们不能留在这里！孩子和保禄怎么办？大家都在等我们呢！"

他摇头："保禄早就安排家长到机场把孩子接回家了。"

她惊讶地睁大眼："那我稍晚的晚餐聚会呢？"

"别担心！"他笑容中散发的魅力如薄雾扑向她。"你不用怕没地方吃晚饭，我知道有一家小馆子很棒。"

她气得不理他。这大概是她遇到过的最刺激的事情，偏偏自己穿的是连帽外套、牛仔裤和旧衬衫，头发向后扎成辫子。

这身装束怎能出现在他这种富有而又讲究品味的男人流连的场合中？他服装简便，一件深棕色的短皮夹克、牛仔裤和酒红色棉衫，仍能衬托出他身形细瘦、结实。说得更真切些，他看来正像普天下女性梦中情人的化身

当然也吸引了她！

烟翠深吸一口气。"我是说真的，阿路。今天晚上新墨西哥州的教会联席会举行半年一度的餐叙，保禄和我要出席。"

"保禄会帮你请假。我跟他说我想带你出来玩，他也同意你该休假一天。他说你工作太卖力，老是不知道要休息。"

"你绑架我！"

"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跟我出来？"

"你知道我不会跟你出来，"她气愤地说，"因为星期六最忙了。"看来她是在白费唇舌，因为他早已转过身，径自下了飞机。

她在舱门边站定，他仰面对她喊道："我一向的作风就是先轨后奏，这招用来对付难缠的女人也同样有效。"他张开双臂："跳进我怀里吧，烟翠。"

她是想，而且非常想这么做。就因如此她才害怕。她说出违心之论："我宁愿规规矩矩地走下去。"自他偷吻她后，她就不敢接近他，更何况是产生亲密的肢体接触。

"我又饿又渴，想必你也是！"他说，"楼上就有间小餐厅，先去随便吃点东西，然后再叫部计程车进城去。"他一下飞机，路克就搂着她的腰，直到分手前都不曾放开。

有路克相伴，烟翠觉得欢欣迷醉，他们流连在仍保留西班牙及印第安综合建筑风格的城市中，穿梭于商店与艺廊之间。路克告诉她，他自小对考古学有兴趣，他祖父也支持他往这方面发展，以致路克知悉印第安人于史前时代即在圣塔非活动。

路克带她畅游民艺博物馆，她沉醉其中，最后他不得不提出离开的要求，否则将没有足够时间在返回阿布夸克市前吃顿晚餐。

纯正的墨西哥菜令人耳目一新，不同于她以往食用的德州墨西哥式快餐，而是菜色五花八门、烹饪手法讲究。老实说，有如此俊帅、迷人的男伴在座，就算不屑她都能吃得津津有味！

烟翠全心沉醉在与路克调情、斗嘴及眉目传情的甜蜜情境中，他的眼神向她诉说：他焦急地等待与她独处、不受旁人干扰的时候到来。两人终于寻到餐厅的僻静角落，有烛光及墨西哥式乐队相伴。她觉得工作上的忧虑尽消，非常轻松愉快。她很想彻底地认识他，便敦促他谈谈他自己的家庭状况。

"没什么好说的，"他冷淡地说，"而且乏善可陈。小时候，我父母和哥哥就因车祸去世了，我祖父与我相依为命。他自己有飞行执照，也鼓励我培养飞行的兴趣，甚至在我还未满二十岁前，就为我买了架飞机。你也看得出来，我备受疼爱。他最后还把我送到东岸去读书，学习如何赚钱。他过世后，留下大笔城里的房地产给我，因此我才能年纪轻轻就开设证券交易所，当时大部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才刚在社会上立足，准备往上爬呢！"

乏善可陈？烟翠有无数问题想问他，想知道更多有关他的事。但此刻适宜享受浪漫气氛，不适宜探究事实，况且路克很可能就是她今生最愿与之交心、爱慕的人了。她真希望今晚永远不要过完。她决定尽享今宵，再将这段甜蜜回忆永远珍藏在内心深处。

该是回机场的时候了，她痛恨离别。她头一回体会灰姑娘于午夜十二点钟响，被迫赶在魔法消失前离开王子，回到冷酷的现实环境时，她的心情是如何地凄凉、难舍。

回程的飞机上，路克极少说话。她推测他全神贯注于夜间飞行，而烟翠自己则沉醉在他的魅力中，竟不想多说什么；她只想细细品味魔法消失前的珍贵时光。

愈接近阿布夸克市，路克就离她愈遥远。他不时面带笑容转头看她，令她猜不透他的心思。飞机降落，两人爬下机舱，她已完全重回现实，恢复

正常。

她拉上外套拉链，语气僵硬地说：“谢谢你这一整天的招待，我这辈子从没玩得这么开心过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我的车就停在那儿，你不用再送我过去了。”

“我一定要！”他强硬地回答，用力抓住她上臂。

她的脉搏速度加快，路克一路护送她走过机场。她自口袋中掏出车钥匙、打开车门。

他却挡在车门前，不让她上车。她惊讶地抬头看他。

“你考虑得够久，该给我答覆了。我还在等呢！”

她并未装作不懂他的意思，只说：“我明天早上还有得忙。能不能下星期练完球，再谈这个问题？”

你只要回答我是或不是就好了，不需要谈太多。”

她原本想告诉他，从今晚开始，她再也不愿离开他，就算他曾坐过二十年的牢，她也不在乎，愿意与他终身斯守。但顾虑到路克是个世故的男人，她感觉到他只是暂时地玩弄她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他可能就会绝情地抛下她，回到自己的世界。

“你的沉默诉尽了千言万语，”他刻薄地反讽她。“可见牧师的言行不一。”

“才不是这样！”她大喊，因被他误解而恐慌。“如果我嫌弃你是个坐过牢的人，上礼拜六我就会要求保禄把你赶走。”

他捧起她下颚，仔细审视她眼眸。“那你为何犹豫不决呢？”

她强自克制住别去吻他捧着她面庞的手。“我的生活圈在教区。”她勉力回答。

“我想教区应该欢迎外地人加入。”

“说得好！而且爱留多久就留多久，直到你想搬走。”她平静地加上最后一句。他手指紧捏她下颚。“你想我会到别的地方去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你会吗？”她探索他的眼神。“你必须为往后的人生作出重大决定，看除了证券商以外，你目前能从事何种正当职业。所以你八成会另觅工作地点。”这才是她最担忧的事情：总有一天他会离她而去。

“我现在的的确是处在过渡时期。”

烟翠全身打起寒颤，因为路克说出她不想、也不愿听到的话。还能怎么样呢？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共同点。除此之外，她是个终身职业牧师。但他却毫无宗教信仰。除非结婚，否则她不会跟他发生关系，而他却不像是想结婚的男人。就算他有意结婚，会愿意娶牧师为妻吗？无论她自何种角度来衡量，都看不出两人能有白头偕老希望。跟他相处愈久，痛苦就愈深。

“我真的要走了。”她焦急地说。

在他深沉的眼眸中，看不出任何情绪反应：“我绝不妨碍你的工作。”他放开手，让她上车。她自后视镜中见他后退，心中感到沉痛的失落。

第六章

隔周礼拜五的下午，烟翠照常前往体育馆练排球，但路克竟破例迟到了。她暗自窃喜。

自从游历圣塔非后，烟翠得在路克面前摆出若无其事的态度，装作不在乎路克对她的冷漠，她深以为苦，几乎要失控。

瑞吉暂代路克的职务，大家开始练球。十分钟后，凯西说他要打电话到路克上班的地方问他为什么迟到。凯西的父亲不在他身边，所以他把路克视同父亲般崇拜。

"他在上班？"烟翠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让他进去打电话时间问他。

十七岁的壮小伙子点头，拨着熟记于心的电话号码。"是呀，上礼拜才找到的工作。"

"在做什么？"

"帮一家公司开货机，很不赖吧？"

幸好这时电话接通，凯西请对方接给何路克。

烟翠觉得好像肚子被人踢了一脚。在圣塔非时，路克怎么不告诉她这件事呢？他资产丰厚，根本不需要工作！还是其实他已经山穷水尽，只剩下汽车和飞机了？或许他认为这个工作只是临时性质而不值一提？

烟翠陷入椅中。法官曾提到路克已偿清所有赃款，所以她从未想到他会有财务纠纷，而且他又是有苦也不说的那种人。想到此，才发觉她连他住在哪儿或是怎么过活的都不知道。和证券商那种日进斗金的赚钱气魄比起来，做货机飞行员真是太委屈他了。

她正想得入神时猛然听见凯西用力挂上电话，事情有些不对劲。"怎么啦？"

他大皱眉头："阿路几小时前就该飞完了，但碰上坏天气，公司也正在等他的消息。"

烟翠强作镇定，以免增加凯西的忧虑："我想这类的延误是常有的事，别忘了阿路的驾驶技术可是一流的。"

"是最好的！"凯西给予路克最高评价。路克也许不知道自己在短时间内就对孩子们造成了多大冲击。孩子们不计较他的过去，证实了烟翠所谓年轻人有宽恕天性的理论。

路克若能知道孩子多么关心他，一定会很感动。

"回体育馆吧！也许练完球前他就来了。"她虽然担心，却也得安慰凯西和其他人。

练球时，大伙儿心情沉重；莉莎还难过得哭了。练完球后，烟翠带孩子们到离教堂不远的街角快餐店吃甜甜圈，藉此为孩子们打气。她把探视病人活动推后了。

不过她低估了孩子的忧心程度。一进店里，大伙儿全都涌向电话，围着打电话的凯西。烟翠跟在他们后面，心跳得很厉害。望着凯西满面愁苦地挂上听筒，她觉得不寒而栗。

"还是没消息！"凯西说。

"我觉得没消息才是好消息呢！"过一阵子后，烟翠愉快地说。

麦德看着她的样子好像是她疯了。"为什么这样说？"

"因为如果真的出了意外，公司现在早该发现了。可见就是天气不好，才使得阿路必须在某处等待天空放晴。你把电话号码给我，待会儿我再打电话去问，有消息我再通知大家。你们觉得怎样？"

大家全都点头，凯西却说：“大人就是不把我们小孩看在眼里。但是你只要说你是牧师就能搞定。”

“你真这么认为？”

“是呀！”他露出了气愤神情。

“谁要吃甜甜圈？”

只有几个孩子接受她的请客，大部份的孩子准备回家。她趁凯西走前抄下路克公司的电话号码，答应一有消息就通知大家。每个人的神色惨然，看来今晚大伙儿会睡不安稳。

孩子们全走后，她拨了电话，得到同样的回答。烟翠得知雇用他的是雷诺空运公司，在机场有个办事处。

她回到教堂后，决定直接到机场的办事处去打听消息。她虽然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模样，但独自一人时可就熬不过恐惧感了。夜里的温度将会降至零度以下，想到路克被困在某处，他也许受伤了。

行驶于高速公路时，她拿安慰凯西他们的话来安慰自己，但完全起不了作用。除非路克能带着迷人的笑容站在她面前，否则她是不会心安的。

这时她才觉悟自己已经昏了头似地爱上他了。

她在临时停车场停好车后，冲进航站大厦，问了几个人之后才知货运站在另一栋大楼。

二十分钟后，她终于找到地方了。她气喘吁吁地奔到柜台前，一位年约二十岁、穿着有雷诺公司标志图样制服的男职员，饶有兴味地打量她。他身后的房间传出谈笑声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系马尾的松紧带断了，她一头长发被散在肩上。她用手梳拢长发后急忙问：“我知道何路克是你们的飞行员之一，请问有他的消息吗？他的飞机几小时前就该回来了。”

他小心翼翼地审视她。“你是他的亲属吗？”

看来是真有事发生了，否则他不会这么问她：“不是，我是他朋友。请你行行好，告诉我他怎么了？”她焦急地恳求。

他搔搔耳朵：“请问贵姓大名？”

“我叫梅烟翠，是路克训练的排球队所在的教堂牧师。他下午没来，球员都很着急。”

“你是牧师？”他掩不住惊讶神情，细细察看她。此时她才发现自己仍是牛仔裤加体育服，外罩一件连兜帽外套。

“拜托你啦！”她急得快哭了出来。

她的可怜样总算打动了她。“你等一下。”说完他就走进另一间房间，几秒钟后又返了回来。“我这次破例通融你，以后可不行喔！你往后走，有人会告诉你。”

烟翠的恐惧感增加，迅速绕过柜台，冲进办公室，一颗心决要进出来了。一进门见三个男人正在开会，他们见了她便立刻停止谈话。

她突然站定，不敢相信眼前所见。“阿路！”她禁不住喊他，语音中显得她又是欢喜又是放心。“你没事了！”她发现自己太过激动，赶紧控制住声调。“我……我失态了。”见路克无视旁人在场，贪婪地凝望着她，她窘得说话都结巴了。“你没来练球，孩子们要我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”

“孩子们的关心真令我感动。”一阵尴尬的沉默后路克才又开口：“

洛斯、山姆，我来介绍，这位是梅牧师。 "

两人与她握手后，红发的那位男士绕着她，打量完毕后说： " 有像你这样的牧师，我也会自动上教堂了！ "

烟翠虽觉窘迫，还是温和地笑出声。

" 我觉得你应该在今晚下班前让凯西知道你平安无事，那孩子很牵挂你呢！ " 她对路克说。

他露出了令她迷醉的笑容。 " 他真是个好孩子，我已经打电话给他了。明天早上大伙儿再补练球，他会通知其他球员。 "

她忍不住因放心而松了口气。 " 这样他们今晚才睡得着了。 "

" 我也正想好好睡个觉呢。 " 路克伸了个懒腰，向她走近。 " 牧师能否可怜我，帮我一个忙？ "

他露出了疲累的黑眼圈，她看了很心疼。她焦急地想知道路克发生了什么事，使他延误返航时间，但她按捺住别在此时发问。 " 当然可以，要怎么帮你？ "

" 你可不可以顺路送我回家？要不然我就要请同事送我，可是他们两小时之后才下班呢！ "

她吓得两腿发软。 " 你的车怎么了？ "

" 送进维修厂罗。这时候维修厂可关门了，我拿不到车了。 "

" 我的汽车前座放了一个台灯，若你不嫌挤的话，尽管借我的车吧！ "

他眼中闪着令人猜不透的神色： " 咱们回家吧！ "

他回头向同事道别，穿上外套，挽着她走出办公室，柜台的年轻人向他们点头招呼。

路克突然伸手揽着她的腰，两人神态亲密地走向汽车。

经过一阵担惊受怕之后，倚偎着他强壮的身躯，她觉得很幸福，好舍不得离开他怀抱。

上了车后烟翠忙问： "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"

" 其实也没什么嘛！ "

她听了很生气。 " 你老爱把什么事都轻描淡写，这回我可要你说实话！ "

他伸手到她腿上抚摸。她激动得差点无法专心开车，但他没拿开手。 " 我又饿又累，只想回家。你陪我进门，等我养足了力气，再告诉你事情经过。 "

她很想陪他回家。但深知自己热爱他，恐怕会抗拒不了他的任何要求，最后将会付出代价。 " 我连你住哪儿都不知道。 " 沉默许久后她才问道，等于是答应他了。

" 这个好办呀！我跟你说，我住在格兰特河大道的北边。 "

路克的家是拣平顶的砖造房屋，简洁的建筑风格令烟翠一眼就被吸引住。房屋内的装潢以印第安及西班牙的民俗品味为主，面积宽敞，气氛温馨。进了路克的房屋，使她更能进一步地认识他。住惯这种优越环境的人，岂能忍受住在监狱斗室？

他搂着她的肩膀，带她进入设有壁炉的厨房。 " 帮我倒一杯酒好吗？苏格兰威士忌摆在水槽上的橱子里。 "

" 交给我吧！ "

" 很好。 " 他为她脱下连兜帽外套，再伸到外套口袋掏出她的车钥匙，吊在手指上。

" 汽车钥匙放在我这，以防你趁我淋浴时溜走。 "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

此。"我马上洗好。"

他说到办到。十分钟后，他披着棕色毛巾，头发湿滚滚地赤脚走进厨房。

他直趋餐桌前端起酒杯，再吁口气表示舒畅后，找了张椅子坐下。烟翠笑着看他，适时递上火鸡肉三明治。他不到两分钟就吃完了。

她觉得盯着狼吞虎咽的男人，是件很有趣的事。老实说，只要跟路克有关的事，她都感兴趣。她的要求很单纯——只要能陪着他就好。

"阿路，我等好久了，你快告诉我事情经过呀！"她递上另一份三明治时催促他。

他满嘴食物，努力地开口说："昨晚我出了趟紧急任务，送血浆到见亚的地区医院。

然后在一家汽车旅馆过夜，今早六点再从格兰郡机场起飞。半路上遇到了强风。"她点头，害怕接下来会听到恐惧的遭遇。

"总而言之，我必须紧急迫降在锡伯拉国家森林区的边缘。这时候飞机右边引擎受损，通讯系统也出故障了。"

"阿路！"她吓得面无血色。

他咬了一口三明治。"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在接近零度的低温下，走了二十公里到最近的城镇求救，那倒是颇艰难的旅程。尤其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我都因时间太赶而没吃东西。"

烟翠不由自主地闭上眼，心想我差点失去他。"那你怎么回阿布夸克市的？"

"坐巴士啊！"

"你乱讲，难道没人开飞机去接你吗？"

他摇头。"风太强劲了，再说公司的电话线也断了。"

"你能活下来真是奇迹！"她惊呼。"那你的飞机……"

他轻柔地笑笑。"别担心——我飞的是公司的飞机，损失会由保险公司赔偿。我的私人飞机只供游乐用途。"

"噢。"她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很可笑，但谁叫她对他不了解。"你为老板这样卖命，他会感激你吗？"

"老板？"

"就是雇用你的公司负责人嘛，大概叫雷先生吧！"

他这回可是捧腹大笑。"这有什么好笑的？"她怒道。

"如果你在审判开始时，曾仔细听人宣读我的资产清单，就该记得雷诺空运公司是我经营的几家公司之一。"

烟翠被这项惊人的消息震惊得将酒一饮而尽。刚开庭的一两个小时，她的心确是心不在焉。因为她全副心思完全被他牢牢地吸引住，哪有余暇聆听宣读。

"凯西明明说你上礼拜受雇当飞行员的。"

"不如说我自己雇用自己吧，因为飞行是我最喜爱的工作。"

烟翠皱眉不解："我以为你的天地是在股票市场呢。"

他的眼神转为严肃："以前是，而且为时好几年。但坐牢使我很多想法改变了。我觉悟了，再也不愿回到互相残杀的股票市场。"

遭受了这场牢狱之灾后，难怪他会有这种想法。经过昨晚到今晨之间的苦难，他需要充足的睡眠以消除疲劳。

他把酒和三明治一扫而空。她再次凝视他的眼睛，见怨苦已为神秘的光芒所取代。

她觉得该是告辞的时候。

" 请问阁下在就寝前还有什么吩咐？ " 她轻松地问。

" 我已有了面包与美酒，现在需要的是你。 " 他轻易地抓住她的手腕，将她拉到自己大腿上，她低吟一声。路克抱紧了她。

我只能待一会儿！烟翠打定了主意。她自然地将脸贴在他颈侧，喷着他刚洗过的清新体味，吻他的肌肤。" 感谢上帝，你平安归来。 " 她觉得他双手停止动作，才知自己已说出了真心话。

" 哪你想不想跟我上床？ " 单刀直入的问话猛然把她拉回现实，但他紧抱着她，不让她挣脱。" 你跟男人睡过觉吗？ " 她到现在还没适应这种直接说话方式。" 你爱过吗？ "

她终于抬起头，直视他询问的眼光。" 有。 "

他发现他突然沉下脸。" 有什么？ "

烟翠漫不经心地拨弄他的发梢。" 我是指有过恋爱经验，不是指性经验。他叫马克，他母亲是残疾人，需要有人担任管家。幸好我已经十八岁，超过收养的年龄上限。我看到马克徵求管家的广告就去应徵，而且录取了，我就接下这份工作。因为马克供我住宿，我还可以读夜校拿学位。 "

" 你怎么不说马克也是诱使你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？ " 他冷冷地插嘴。

" 刚开始我只觉得他是我所见过最善良的人，但我对他完全没有.....爱情的感觉。

那时我过于陶醉在独立自主的生活中，没想到其他方面。直到他母亲去世，我才体会到跟他的感情不只是好朋友而已。 "

" 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他？ " 他的挪输语气令她讶异。

" 我们为了婚礼的排演，在去教堂的路上，被一辆大货车越线撞上。他当场死亡，我在医院瘫痪，躺了将近一年。 "

" 老天！ "

" 那是一段我今生最黑暗的时光。 " 她语音惨然地说。" 我诅咒上帝，而且相信自己也是被诅咒的人，要不然为何总与幸福擦肩而过？ "

" 你说你瘫痪了，是指双腿吗？ "

" 颈部以下全部瘫痪。 "

他震惊得抓住她的手。" 既然如此，你现在怎么还能坐在我腿上？ "

" 起先医生推测我的脊椎受伤了，可是一再检查之后，便排除这个可能。心理医生说我是失去了求生欲望，所以才无法动弹的。 "

经过一阵难耐的沉默后，他问：" 是什么原因使你重拾求生欲望？对上帝的信仰吗？还是教会？ "

烟翠浅浅一笑。" 我想绝对是的。你看嘛，我没有一位养父母是教友，所以我完全没有宗教背景。直到马克邀请我上教堂，那还是为了讨他欢喜才去的呢！他和他母亲是非常虔诚的教徒。 "

向路克细说自己的往事，烟翠感到舒适又安心。相较于监狱相逢时的恶言相向，今日的相偎相依真令人有难以置信的感觉。

" 在我住院期间，马克的教友不时地来探望我。这些人有的是我偶尔见到，但大部份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他们犯不着来看我的。可是他们就是

来了，不仅陪我聊天解闷，还鼓励我。探病的礼物、卡片和鲜花堆得房间满满的。"

"但促成我复元的最大功臣，恐怕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。当时有个教友号召了这批小伙子，要他们每天放学后来陪我，不管天气是好是坏。刚开始他们只是陪着玩乐器、说笑话来逼我笑。"

"其中有个男孩叫若德，很爱玩牌。他会招来一群同年孩子在我床头玩牌，至此我才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愿意一直来医院。该我玩时，都是由若德把牌拿给我看，我再指示他怎么打。那真是欢乐时光，我每天都希望他们赶快陪我玩牌，觉得生命开始有了乐趣。"

"有一天，若德又要替我代劳时，我就说我要自己来……剩下的故事你也猜得到。"

"你奇迹似地复元了。"他的声音低沉沙哑。

烟翠点头："我深受这群年轻人的精神感动，就决定献身教会。教区的牧师建议我申请奖学金去念神学院，事情就顺利地发展下来。"

路克玩弄她的发丝："命运开了我们一个大玩笑，如果我不被审判就不会遇见你……"

"不对，如果我没当陪审员……"这时路克放开她，把车钥匙还给她，她则不解地凝望他。

"今晚我本想跟你上床，但这样就超出了牧师的职责，所以此刻我已毫无做爱的兴趣。你赶快回去，趁我还想放你走之前。"

第七章

第二天下午练完球后，路克随烟翠进了她的办公室。

"牧师，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。我不会扑向你，放轻松嘛。"

"一定是我今天练球时表现不够好！"她想藉玩笑话来缓和紧张气氛。

"绝对不是。你学得很快，而且一直都在进步。套用麦德的话，你渐渐成了『令人敬畏的对手』，这小子好像对你佩服到家了。有话直说，你怎么了？"

烟翠手臂环抱胸前靠着桌线而坐。"我碰到史玛各，发生了争吵。"

"为了我的事？"

"阿路，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。玛各始终不承认我的助理牧师身份，她不认为女人适合当牧师，从我分派到这里开始，她就回避我。只要有任何挑剔我或是当众羞辱我的机会，她绝不放过。我一直逆来顺受，现在她居然利用你来打击我，这我可就忍无可忍了。"

他双手扶她肩膀并示意她看着他。"难道你没注意到"他眼光闪亮。"我已经是个大人，可以保护自己，倒是你才需要别人来保护你。要不是球赛就快开打，我大可马上退出你的生活圈，只是现在孩子们不能没有我。"

是真的吗？若非为了即将到来的球赛，他会立刻离开她吗？而球赛结束后又将如何呢？

" 你以为我这么说是暗示你走路吗？ " 她焦急地大声说，竟没注意到自己正抓住他的衣衫前襟。 " 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，只是想提醒你小心玛各，以免她又制造事端。

我不要你受伤害，她亲眼看见我开车送你回家。 "

" 我不怕她伤害我，就怕她会伤害你。我会保持低姿态直到球赛结束。说实在的，我正要来告诉你这件事。 "

" 怎么说呢？ " 她愈来愈觉得难过。

" 下礼拜我另外有事没办法来练球。我已经跟瑞吉商量过，我不在时由他遵照我的指示来带领球队。我会及时在球赛前三天赶回来的。 "

她放开抓他前襟的手。 " 是跟你工作有关的事吗？ "

他似乎有些犹豫。 " 不是。 " 他摇头小声说。他紧抓她肩膀，然后又放开手。

烟翠感到他的退缩多半属于心理上的。他不多作解释，摆出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硬态度。她郑重提醒自己得习惯这种态度，但仍然觉得痛苦不堪。他绝对想象不出她得用多么强烈的自制力，才能忍住眼泪，摆出笑脸。

" 我和孩子们会努力练球，不论你下星期要忙些什么，都祝你好运。 "

" 烟翠..... "

" 什么事？ " 她又燃起了微渺的希望。

" 我一星期后会跟大家重逢。 " 路克说完就离开办公室。

他一定有话想对她说，又临时改变主意不说了。为什么？

烟翠经常听见别人说 " 生活在真空状态中 "，直到自己见不到路克的这个礼拜，她才能体会那种感觉。她对寂寞、空虚感到畏惧。每当办公室或家里的电话响起，她都希望能是路克打来的，结果反而是谴责自己别再怀抱虚无的梦幻了。

隔周的星期五晚上，烟翠探视病人完毕返家，发现多莉的车子停在路边。烟翠把车子直接停在多莉车后，两人同时下车。

" 多莉，什么风把你吹来啦？你等了多久？ "

" 大概一小时。 "

烟翠面色尴尬： " 真不好意思。要来干嘛不先跟我说？我们可以先约时间呀！ "

" 因为事出突然，我想尽快让你知道，要我等到半夜也在所不惜。 "

是有关路克的吗？她霎时觉得脑中一片空白。 " 是.....是坏消息吗？ "

" 你放心啦，何路克没死也没伤。 " 多莉把烟翠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。 " 咱们到你屋里去谈吧。 "

锤太太早已贴在窗前窥探她们，烟翠装作没看见，径自开门。打开客厅灯光后，她请多莉坐下。

" 我觉得你才是该坐下来好好休息的人。 " 多莉说。

" 没办法呀！我一紧张就坐不住。快说是怎么回事？ "

多莉叹了一口气： " 总而言之，是史玛各。 "

" 我就知道！ "

" 唉，烟翠，事情比你猜到的严重多了。 "

" 她想把我赶走。 "

" 她准备要动手了！ " 多莉意含玄机地回答。

烟翠停止踱步： " 把你知道的事都告诉我吧。 "

" 我的消息来源百分之百可靠，是她女儿蓓慈说的。玛各已向总教会请愿，要解除你的牧师头衔。 "

" 什么啊？ "

" 显然她已策划很久了。你和保禄准许何路克担任教练，那时就触动了她的杀机。

也不知怎地，前几天你送路克回家的情形被她看到，于是她就自己得出结论。 "

烟翠震惊得说不出话。

" 她指控你的另一项罪名是疏于照顾 竟安排年轻人和前科犯出游，拿孩子们的生命当儿戏。 "

" 她知不知道这样连保禄也被告上了？ " 烟翠的怒火完全被点燃了。

" 很显然她认为保禄也被你操纵了，她要来个扫清妖孽。 "

" 她就这么大胆嚣张呀？ "

" 我想这女人发疯了，但她这样蛮干也很危险。她直接告到教区联席会，说我们的球赛雇用坐过牢的人当教练。她拼命要在球赛前把他赶走。 "

" 我不会让她得逞的。 "

" 更可恶的还在后头呢，她要求对你的背景作彻底的调查。 "

烟翠僵在原地不动。 " 她就这么恨我吗？ "

" 她倒不是针对你个人。 "

" 真可笑哇！念神学院时，我一直担心的是男人无法接受女人担任神职人员的事实..... " 她说不下去，直视多莉。 " 还有吗？ "

多莉苦涩地点头。 " 玛各查到几个月前你代替保禄去了监狱。透过锤太太，她知道你和路克是朋友，她藉此影射你勾结罪犯。 "

" 勾结 " 这话可用得真贴切。如果史玛各能找到监狱警卫，供出他们曾相拥相吻的内幕消息，那她可算挖到宝罗！ " 没想到蓓慈竟不为她母亲隐瞒。 "

" 蓓慈很害怕，她知道母亲不该这么做，而她父亲又软弱得不敢违抗妻子。我告诉你这些是要你早作准备。 " 多莉起身给她一个鼓励的拥抱。

" 你真是我此生最值得依赖、倚靠的朋友，多莉。 "

" 你打算怎么办？ " 多莉拭去感动的泪水问她。

" 保禄是我离开神学院后的精神顾问，我什么事都会找他商量。 "

" 很好，而且愈快愈好。如果你不需要我陪的话，我就回家。随时打电话给我，三更半夜也没关系，我一定会火速接听。 "

" 你可别后悔呀！ " 烟翠再三致谢后送她到门口。

送走多莉后，烟翠立刻打电话给保禄，将事情全盘告诉他，连她爱上路克的事也说了。保禄向她理性地分析情势，鉴于史玛各的控诉纯属诬蔑，举止端正的她实在无须畏惧。至于路克已经服刑完毕，怀有宽恕精神的教会更无翻旧帐之理。保禄还勉励烟翠，坚强地熬过这场考验，等史玛各厌烦了自然就会罢手。烟翠听完之后也就释怀了。

她躺在床上思念路克。他已离开了五天，却令她感觉好像有一辈子那么久。真不知道剩下的几天怎么熬过？但愿路克也在别处强烈地思念她.....

第八章

上教堂前，烟翠悉心地理服装及发型。她穿了件路克没见过的粉红套装，窄幅褶裙搭配着她的浑圆躯体；秀发经过仔细梳整后，显得亮丽有弹性。

她希望能就此留给路克难忘的印象。她决定遵照保禄的劝告，同玛各周旋到底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要让路克深深爱上她，甚至排除万难与她携手共度人生。

她哼着不知名的曲调踏进浴室，并熟练地上妆。喷上香水后，再戴上一串珍珠项练，这是保禄送她的圣诞礼物。项练的颜色与服装及唇膏的颜色相得益彰。

她终于满意自己的外表，觉得兴奋激动，六点三十分时出门前往教堂。路克知道她在礼拜天早晨会比其他人早到教堂，她希望他会在那里等候她。但不见他的 BMW 停在车场时，一股沮丧感顿时充塞心房，她强自安慰说时候尚早。

" 烟翠！ " 九点刚过，多莉一进办公室，见到站在档案柜前的烟翠即惊呼。 " 哇！

你是怎么啦！打扮得这么漂亮、动人！ "

烟翠大笑着拥抱她： " 多亏你这么说，否则我就得回家，从头再来一遍了。 "

多莉审视她。 " 我想你在审判时就爱上了他。 "

烟翠微笑着，眼神满是喜悦： " 我也这么想。 "

短暂沉默后，多莉缓缓说： " 几天前的晚上找你后，我还害怕你今天不会来了，真是如此我也不怪你。 "

烟翠深吸一口气说。 " 几天前是这样没错，但是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了。 "

" 是因为何路克的关系吗？ "

" 对。还有保禄说玛各是个病态的女人，没人会把她的话当真。 "

多莉点头： " 我赞同他的话。 "

开着的门上响起敲击声，两人回头望。 " 牧师在吗？ " 自治会主席聂和站在门口，深为烟翠的外貌改变而倾倒。显然外貌改变造成预期之外的震撼效果，他清清喉咙几次。

" 教区自治会在今天的主日礼拜后召开。 "

主日礼拜完毕后，烟翠准时赴会。她先紧张地深呼吸，再踏进礼堂后的大会议室。

她尽量保持稳健步伐及坚定意志。

没多久她就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寻常。她扫视了现场的十多位成员，赫然发现路克在座。

经过一周的离别，乍见那张英俊脸孔，她欣喜地回应他的凝望，无视其他人的存在。

他穿了一套灰色的正式礼服。烟翠只要看着他，就觉全身发热。

聂和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。她就近找了张椅子坐下，正好在路克对面。小可安慰的是：从她坐的位置看不到史玛各含恨的脸孔。

" 梅牧师到了，会议开始。 " 聂和似乎深感为难，因为他不时地清喉

咙。烟翠体谅他的处境。他不是生性强悍的人，才一接任主席就碰到这种棘手的事，也真苦了他。

"教会总部前几天打电话给我，说我们的会员写信给他们，说是发生了……问题。

他们把信转给我。根据自治会条例规定：教区民众于自身事务有承担之义务，包括募款及社会服务。所以我召开会议，目的是让人表达不满的情绪。"他接着就匆匆结尾。

"我相信沟通之后，双方都能满意。"

保禄对烟翠使眼色。她觉得窝心，还得低下头以免露出笑容。情势正如保禄预料的，并没有如何地糟糕，纯粹是史玛各小题大作。

"我接到由史玛各提案及几位会员连署的请愿案，锤太太也是连署人之一。他们反对有前科纪录的何路克担任排球队教练，他们不同意让年轻人和犯过罪的人混在一起。

他们觉得他不是青少年的好榜样，要求革除他的职务。"

聂和停止说话，直望着玛各："我说得完整吗？"

这时保禄满脸微笑地站起来。"玛各，你难道忘了，这个会议是公开进行，欢迎大家参加的。我了解请愿书的内容后，就请了何先生出席。我们从未采用过密谋策略。你对一个人提出了严厉指控，这个人就有十足的权利知道他的立足点。"

烟翠巴不得能搂住保禄脖子亲吻他。

"这件事的情况复杂，跟以往的案例完全不一样。"玛各大声说，"我们谈的是一个盗用二百万美元的自私自利的人，他不是我们愿意交往的人。"

烟翠再也无法保持沉默，她举手请求发言，获得聂和许可后站起来。她可以看见路克的警戒神色，知道他不希望她扯上这件事。但他无私的维护之情更增强她仗义执言的决心。

"何先生在开庭审理前就变卖财产，偿还了他吞没的款项，所以他才不必服满五年刑期就出狱，这可是有案可查的事。"

她暂停喘口气："不用我提醒，各位也明白这儿不是法庭。何先生已经接受过审判并且坐完牢。我猜各位也知道，我就是何先生案子的陪审员之一。"

大家点头。

"宣判前，法庭问他可有话想说。"她望着路克，他如看着陌生人似地看她。"何先生语调平静地说他是冤枉的，总有一天他会为自己洗刷罪名。"

在场会员响起一片惊叹声，她却只在意路克的反应。

"去年九月，我代替保禄到红崖监狱布道，就知道那里真是人间地狱。何先生可以告诉你们详细情形。不论别人当他是清白或有罪，他也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。"

"现在我问各位，我们都是凡人，怎么有权利再度将他定罪呢？就算要定罪，那罪名是什么？要我列举罪名吗？好！首先，他不该出狱不到一个礼拜，就到我们教区来寻求担任义工的机会。第二，他不该整顿排球队，使我们有夺魁希望。"

"他唯一缺席的时候，是因为工作上有事耽搁，那次他驾机紧急迫降

还差点丧命，然后在森林中走了二十公里路去求救。 ”

大家都惊骇莫名并深表同情。

她环视四周： ” 他不该跟一直都需要坚强援手的凯西作朋友。我想想看还有什么……他不该捐献家具给需要的教友，他更不应该自掏腰包，带孩子们去经历了本教区有史以来最刺激的户外活动。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在六个月以来，下班后的大部份时间都投注在教区活动上？ ”

现场一时议论纷纷，烟翠必须提高音量。 ” 我以助理牧师的身份提议，由大家表决何先生的去留问题。我还要提醒大家，这件请愿案有侮蔑当事人的嫌疑。宪法保障何先生有权控告对方诽谤。 ”

烟翠坐下，竟觉筋疲力竭。史玛各夺门而出，烟翠先是目瞪口呆，继而怜悯起史玛各来了。她发现锤太太并未跟着退席。

” 还……还有没有哪位要发言？ ” 聂和结结巴巴地，显然是被烟翠的话深深感动。

没有人表示要发言。 ” 赞成由何先生继续担任排球队教练的人，请举手。 ”

表决结果令烟翠欢喜得竟至硬咽。

” 反对的请举手。 ”

” 老天，你得了吧！聂和。 ” 锤太太怨怪他。烟翠见了觉得滑稽，忍不住笑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所有出席者 包括锤太太在内 都站起来与路克握手并拍他肩膀，表达对他的支持。自路克的反应来研判，他被大家浓烈的友谊深深感动。

保禄走到她身边，紧握住她的手。 ” 烟翠啊，烟翠，你今天表现太出色了。我高兴得这把老骨头都快散了。 ”

她立刻皱起眉头。 ” 你身体还好吧？保禄。 ”

他大笑着摇头。 ” 好得不得了。你如果不当牧师，准是块律师的好材料。 ”

” 你如果不当我的带头牧师，准是块心理医生的好材料。 ”

他眼睛湿润，拍拍她手： ” 我们是对好拍档，对吗？ ”

” 是最佳拍档！ ” 她语音发颤， ” 保禄，我担心玛各。 ”

” 你正说出了我想说的话，我今天会到她家去找她谈一谈。 ”

” 我也想这么做，但知道她不会欢迎我的。这几天之内我会写封信给她，明知她可能会把信撕掉，我还是要试试看。但愿玛各没事。还有，保禄……再一次衷心谢谢你。 ”

保禄离开后，她本想找路克说话，但他正跟别人交谈。一时不知如何打发时间，她准备先溜出办公室拿外套和皮包。

才刚跨出会议室一步，有人就自背后抓住她的手臂。她的心狂跳不已。

” 别急着走呀！ ” 路克低声说， ” 我看你得把今晚的团聚取消，我要你陪我。 ”

他说出了她巴不得听到的话。她抬起羞红的面庞端详他的脸孔，看看分别一周后他可有改变。他当然察觉出她情绪激昂，没有什么事瞒得过他的。 ” 早上做礼拜时我就宣布团聚延到下礼拜，所以我和以一直陪着你。我要去拿皮包。 ”

由于并未料想她会顺从，所以路克使劲抓住她手臂。等到发现她毫不

抵抗，他才松手陪她走回办公室。

他放开手让她拉出底层抽屉，取出皮包。之后她站直身体，注视他面孔。自进了办公室后，两人都不说话，她突然警觉到这股沉默来得不寻常。

基于没来由的冲动，她先表白："真高兴能再见到你，阿路。"

他说了些她不甚明白的话，还伸手拨弄自己头发。气氛紧崩得令人难受。"可以走了吗？"他递给她外套，口气生硬地问。

"可以啦！"她回答的声音近乎耳语。

"走吧！"他说话的音量几乎有气无力。

跟他走向她汽车时，冷风吹乱她的头发。她忘了路克的汽车座椅较低，坐妥后，窄裙缩至膝盖以上，她害羞得满脸通红。他目不转睛盯着她的修长双腿，发觉她正努力拉扯裙摆以遮住膝盖，才帮她关上车门。

趁路克绕向驾驶座时，烟翠颤抖着吸了口气。车内充满皮革的气味还有他的体味。他钻进驾驶座并关上车门，但未发动引擎。

他若有所思地转向她。"好啦，我是该让你自己开车回家，还是带你闲逛到太阳下山呢？"

答案其实是很简单。烟翠觉得有一股想豁出去的冲动，便大胆地回答说："闲逛到太阳下山。"

他握住方向盘的指关节发白。"你知道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吗？"

她平静地说："如果你改变主意，不想跟我在一起，就清明说吧！"

"这不是儿戏，烟翠。"似乎是为了强调重点，他把手放在她腿上。"如果决定跟我上路，可由不得你回头！"

烟翠才不想回头，她只想前进，陪伴路克，当他的妻子。而且全心相信路克也想娶她为妻，不在意她的牧师身份。

"你是要我陪你去度假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会答应你。这两年来，除了当你的陪审员那段期间，我从来没有休过假。"

她听见他用力吸了口气，然后说："刚开庭的时候，我就有了带你出去玩的念头。"

不过现在，要等球赛结束，还有等解决了我的私人事务后，才能走得开。"

烟翠倒没想到他如此爽快地答应。"那你这次有什么要求？"

他移开放她腿上的手。"你很清楚呀！我要你陪我，直到明天早上我去上班为止。"

她掉开眼光："我也愿意陪你，可是事实上不可能。我.....要的不只是肤浅的关系，你一定知道我不可能有婚前性行为。"她停住话头。"也许我还是开自己的车回家比较好。"

没等路克回答，她就要开车门下车，但是马上被他抓住手腕。"我保证在午夜前送你回家。这样你放心了吧？"他几乎是气呼呼地说。

"我，我不认"

"别担心啦！"

原先紧崩的热情，好像已达到断线的地步，两人一路上都保持沉默。烟翠只盼望他像她一样，因为深爱对方才愿陪伴对方。

"你整个礼拜都待在纽约啊！"她进了他的客厅，一见他的行李挂牌即惊呼。上头清楚地标示着目的地是纽约。

"没错。"他说时并不看她。

很显然他无意对这趟旅程多作解释。她不想为此而扫兴，就以恳求的眼光看向他。

"让我开心，今晚由我掌厨。上回只给你吃了火鸡肉三明治，这回可得让你大吃一顿。"

你到店里去买菜好吗？我来开购物单给你。"

在他的无言凝视下，她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写下制作蟹肉馅饼、凯撒沙拉和她爱吃的巧克力甜点的原料。

"写好了。"她把单子递给他。"我想面粉、奶油和鸡蛋，这些基本原料你应该有。"

"见他点头后，她又说："你看看还需要什么？"

他检查购物单，然后眼神深沉地望着她："微波炉上面的架子上有白酒。把酒冰起来，我爱喝凉的。"

"我也是。"

他惊讶得头向后仰倒。"我还以为你滴酒不沾呢！"

"重要的晚宴场合上我还是会喝一杯。不过最近无福享受了，因为我要把钱省下来买房子。"

"现在牧师薪水怎么样？"

"不够哟！"她低声笑起来。"如果我一心想赚钱，绝对不会考虑进这一行的。"

他的表情更加严厉："你真是个大好人，好到今天下午开会时每个人都为之着迷。"

如果你要他们跟你一起儿去跳崖，保证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一个接一个往下跳，落到谷底前还不忘祝福你呢！"

烟翠爆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翻，直到他靠近才猛然打住。

"你的确有种魅力！"他呢喃着抚摸她手臂，宛如情不自禁。

她也偎向他："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玛各赶走我们的天王教练。"

"我出席会议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保护你，但现在看起来，你表现得倒是可圈可点。"

我真同情史玛各。"

她的笑容消失："我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。"

"她该罢手了，就算是为她自己着想吧！烟翠。"

"我晓得呀！"

两人的面孔渐渐贴近，终于陷入漫长、浓烈的接吻热潮。她能听见他低语时的急促呼吸声。"把这儿当自个儿家吧，我马上回来。"

她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抚摸着嘴唇，努力平息激动的心潮，足足费了好几分钟。她迷恋他许久，如今迷恋成了沉醉。她还须与他消磨整个良宵呢！她觉得飘飘欲仙！

她先将酒取来冰镇，然后略微摸索一阵子，找齐了制作饼皮的原料。说不定能赶在路克回来前弄妥。

她在腰间系了一条擦盘子的大毛巾，开始揉面团。电话偏偏就在此时响起。她迅速洗手，就近拿起墙上的话机。"喂！"她回答后才觉得不应该接听，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她只希望打电话来的人跟教会无关。她虽自认与路克之间清白无暇，但别人的闲言闲语也够恼的。

"爱玲吗？"对方是位男子。"真不好意思，打扰你和路克重逢的浓

情蜜意。难怪他还不打电话给我。我有话要跟他讲，不能再拖到明天早上了。帮我叫他，好吗？”

烟翠好不容易才恢复语言能力。“他现在不在，不过马上就会回来。你能不能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，等他回来我请他回你电话。”

“天呀！你不是爱玲，真是抱歉。你跟他说我是老查，我正要去他那儿去。”然后对方就挂断了。

烟翠像个机器人似地把电话挂上。只不过是一通电话，就把她的幸福感受完全驱散。

她想要营造甜蜜夫妻生活气氛的计划泡汤了。

几分钟后，路克捧着两袋生鲜食物走进厨房，她仍未从打击中站起来。她一心一意爱着路克，自然以为在彼此分离的时候，路克唯一思念的人就是她，不会是别的女人。

在说出粉碎浪漫情境的真话之前，她必须再维持几分钟假象，当他是下班回家陪伴她的丈夫。

他看起来就是标准丈夫的样子。他脱掉外套和领带，解开扣子又卷起袖子，悠然地走向她，眼神狡猾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有多性感？”他愈靠近，她的心就跳得愈快。他轻吻她颈侧，喃喃说：“我好想伸进去抚摸你那白皙、柔软的美丽躯体。”说完他立即伸手拨开她围在腰际的毛巾，亲腻地接触她的臀部与小腹。她觉得全身燥热。

然后她突然自迷梦中惊醒，她想到路克很可能对爱玲说过同样的话，做过同样的事；他还很可能热烈地吻过爱玲。早先烟翠曾问过他可有要好的女朋友，他否认曾有过真心的恋情。但这话并不保证说除了“真心的”之外，他就没有“玩玩的”风流韵事。

烟翠天真地以为他跟她一样专情，都怪她一心巴望奇迹会再出现……但也许她能享有的奇迹已经用尽；也许失去路克，才是她此生最严苛的考验。

“阿路……”她急忙转身后退，尽力掩饰心如刀割的痛楚。“恐怕我们没法一块儿吃晚饭了。有个叫老查的人打电话找你，说有急事。”

一听到这个名字，路克原本兴致盎然的脸孔霎时垮了下来，还痛加咒骂。“他说什么？他一定说了什么，才让你的态度整个都变了！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他说他要过来，我猜他马上就会到了。”

路克皱眉：“没有发生其他让你起了一百八十度转变的事情吗？”

她不想提到爱玲的名字，泄漏自己心中强烈的妒意。

“没有啦，除了他说必须马上见你。”

“我才不信！”

“你要是听到他焦急的口气，就会相信了。他说事情不能再拖到明天早上。你为什么不先送我回家，好跟他私下谈一谈。”

他眼中燃着怒火：“你这是为我还是为你自己着想？我们两个都知道你害怕跟我独处，你好不容易透过老查的事来当你及早脱身的藉口！”

门铃响起，他张望了一会儿，模样像是地震后唯一的生还者。但还没一眨眼工夫，他就冷静下来。

路克望向她。“你不准走！”他语带威胁地说，手中依然抓着自她腰上解下的毛巾，冲出厨房去开门。

烟翠站在原地发抖，她的妒意引发了路克的不快。

第九章

烟翠正忙着把路克买回来的东西放进冰箱和壁橱时，他又走进厨房，将毛巾抛在料理台上。她偷空瞄他一眼，见他的眼神相当怪异。他的怒气似乎已消，但脸上的表情比埃及象形文字还难解。

"我错怪你了，烟翠。"他温柔地说，"老查的确是有极为重要的事要告诉我，恐怕我们得改天再一起吃晚饭了。我送你回教堂去取你的车。"

他也不多作解释，只是静候她穿鞋，然后带她出了后门再上车。路上两人都不开口。

烟翠觉得他变得遥远而不可亲近。等她进了自己车子，开上回家的路，而他则尾随在后。

基于私人的理由，路克不愿介绍她与老查认识。回顾她与路克的交往历程，发现他依然将她排除在自己的生活圈之外。而且他从未说过他爱她，如果她还相信自己有可能成为他的妻子，可真是欺骗自己。

一抵达公寓，他们下了车一起走向前门。烟翠预先掏出大门钥匙要开门。长久的沉默令她痛苦，只想尽早离开他，而且别再见面……

"晚安！"她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，然后小跑步奔向房内，幸亏她住的是一楼。令她惊讶的是，路克却抢在前头，出其不意地搂着她的腰，将她抱在半空中得以俯视他。

他的臂力大得惊人。

烟翠慌张得扶住路克坚实臂膀以保持平衡。"阿路！你在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，老查在等你……"

"老查说他误认为你是爱玲，真的吗？"烟翠觉得面颊发烫。"说啊！"他轻晃她的身躯，使她的一双鞋子落地。

"是不是这样无关紧要，拜托你放开我。"

他的表情神秘莫测："除非你告诉我，否则不放你下来。"

"好嘛，没错，他提到她的名字。"

"所以你就跟一般人一样，顺理成章地推出错误的结论。现在你可以趁机问我有关爱玲的事了。"

"我可没兴趣问你这种事。"

"没兴趣才怪呢！"

"阿路！"她恼火地再度斥责。"放我下来。"

"休想！"

她心跳急促如惊弓之鸟。"我猜她是你入狱前认识的。"

他眼光狡黠："没错。你还想知道有关她的什么事？"

烟翠试图挣脱他的臂弯，但徒劳无功："听老查说话的口气，我想你和她非常亲密。"

"那你就想错了。"他抗议。"她就是我说的那位发生空难朋友的遗属，宣判的那一天她还到过法庭。自我出狱后，她就一直打电话找我，想见

我。因为她对我很有意思，老查就以为我一定会占她便宜，他可大错特错。你相信我的话吗？”

“只有你和上帝才晓得！”她虽嘴硬，但态度已开始软化。

“你的用意是想向我表示：原本依赖我的女人，会因嫉妒而蒙蔽了对我的信任吗？”

“嫉妒？”

“如果我说对了……”

“我可没承认！”

“我无所谓，我可以整晚这样抱着你，欣赏你的美貌。”

烟翠立刻弃械投降：“好嘛，你要我承认什么？”

“照实说就可以啦。”

“如果你知道我跟你来往的同时，还另外有别的男人，你会作何感想？”

“你有吗？”

“阿路！”

“你看，你也希望我能信任你啊！”

“你当然很容易就能信任我，因为你知道我在哪里、在做什么、跟谁在一起，每一分每一刻，不论日夜的活动你都了如指掌。而我对你却近乎一无所知。”

“你是在暗示想进一步了解我吗？”

“如果我早些知道爱玲的事，现在就不会是在半空中了。”

“我明明记得跟你提过她了嘛！”

“可是你没说她叫爱玲，谁晓得她是你的第几号情人？”

“你当我是什么大众情人！一大票女人在我家进进出出吗？你也太会吃醋了！”

“用不着你损我，我的缺点自己清楚得很。”

他放下她，一手仍紧搂着她，使她靠在自己胸前，一手则拨开她脸上的乱发。他凑在她嘴前低声说：“我得走了，老查很没耐性的。如果我顺应你的恳求而吻你，恐怕今晚就别想回家了。”

“我恳求你？”烟翠反驳。他放开她后，她倒的确是依依不舍。

他在她额上轻轻一吻：“牧师，我跟你一样想多相处，好弥补一个礼拜的分离。但没办法，只有等到明天练球时了。”

次日下午，烟翠总算想起来老查就是路克的辩护律师 芮律师。路克一自纽约返回，他就以电话联络，可见这期间有重大关联。

烟翠忙完后回到办公室换下圣施，之后见麦德面带忧戚地在门外等她。她把他请进门后笑了门。

“喂，怎么啦？干嘛沉着一张脸，还有两天球赛就要开始，我以为你会很高兴。”

“是凯西啦！他下午没来练球。阿路到他家去看究竟发生什么事了。才几分钟前我碰到凯西的隔壁邻居，他说他爸今天早上回来了。”

烟翠关心地看着麦德。“他有一年多没来看凯西了，我想凯西见到他会很开心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麦德用拳击自己手掌。“问题是他每次回来才停留一天就走，让凯西自己去难过。他现在来搅和，凯西可没心情参加球赛了。”

烟翠私下同意他的说法。凯西和瑞吉是队中实力最强的两位球员，她无法想象少了他们，球队如何支撑下去。但家人团聚也是相当重要的事，没人能就此事责怪凯西。

据她了解，凯西的父亲与母亲离婚后，就搬到华盛顿州。凯西尽量表现出不受父亲远离的影响。对于不负责任的父亲，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。但烟翠深深体会到，他内心其实很渴望与父亲团聚。

"幸好阿路过去了。如果凯西有什么不爽，阿路正好是安慰他的最佳人选。"烟翠说。

麦德贼兮兮地盯着她："你爱上他了，对吧？"

她对麦德撒不了谎："对，而且很爱他。"

"你要嫁给他吗？"

"麦德！"

他耸肩："我说错了吗？大家都打赌你们在年底前会结婚。"

烟翠低下头："事情没像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首先，男方尚未开口求婚。再者，阿路不是教友。"

他仰起头："牧师非嫁教友不可吗？"

"对。但最困难的还是婚姻生活。两个完全不同思想背景的人要朝夕相处，不是容易的事。我是全力奉献给教区的牧师，要娶我的人得忍受这一点。"

"阿路应该办得到啦！"他露齿微笑。

她回他一个略有忧虑的笑容："那是因为他刚从监狱出来，生活还没安定，需要先找个地方落脚，东山再起，他现在就是这样。"她满脑子浮现他与老查会面的影像。

"你认为再过几天他就会搬走吗？"他的语气中透露出紧张不安。

烟翠缓缓点头，再也无法欺骗自己："我确定。"

"到时你怎么办？"麦德问。烟翠茫然不知如何回答。

"麦德，我晚上要去参加婚礼，一有凯西的消息，等我回家后你就马上打电话给我。"

"好，我会。如果你和阿路没结果，我会觉得很可惜。你们是很相配的一对呀！"麦德眼中满是惋惜之情。

他的话牵动烟翠心中的隐痛，等他一离开，她就忍不住痛哭，然后补完妆出门。

她回家不到五分钟，电话响起。是路克打来的，她的心剧烈跳动。

"你今天没来练球，孩子们说你去参加婚礼了，这倒是避开我的好藉口。"他阴阳怪气地说，"我只是打电话来提醒你明天一定要来练球。"

她瘫坐在餐桌椅上，头靠着墙壁："麦德说你会向我们作一场赛前精神训话，还说凯西没来。你有他的消息吗？"

短暂沉默后，他说："你听了别吓了一跳！"

"怎么了？"

"他父亲这星期要去科罗拉多河泛舟，破天荒要带凯西一起去。"

"哇！这很好啊！"

"偏偏他要在早上出发，这样一来凯西就不能参加球赛了。"

她紧抓话筒，起身踱步："他父亲就不能多等一天？"

"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"

" 没有！ "

她听出他的语气透着厌恶：" 情况就是变得毫无回旋余地，所以凯西才痛苦。他很想跟他爸去玩，但又放不下球赛的事。 "

" 他爸怎么这样对他？ "

" 这有什么稀奇？凯西的妈说他就是这种人，想做什么事情时，就胡来蛮干。 "

" 但愿我们能帮助凯西。 "

" 也许！一切还是要由凯西自己决定。 "

" 你猜凯西会不会不想跟他爸去玩？ "

" 谁晓得！凯西不是小孩子，他慢慢能看透他爸，这次也许不会对他唯命是从了。 "

" 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你有过亲身经验。 "

" 我是呀！我终于看透我祖父。我虽然敬爱他，但并不苟同他自私自利的心态。 "

烟翠承认路克确实是她所见过最宽大无私的人。" 谢天谢地，有你陪他度过难关。 "

" 他需要的是随时陪在身边的父亲。 "

" 你为什么就不能大方地接受人家对你的称赞？ " 她懊恼地问。

" 你干嘛这么在乎？ " 他迅即反问，令她一时语塞。

" 我 我在乎所有为善却不受赞扬的人。好人被赞扬，不必觉得不好意思。 "

" 这是梅牧师说的，我还想听听烟翠怎么说。 "

她更加紧抓话筒：" 你把我说成两个不同的人，我才不是呢！ "

" 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对我的态度就如同你对待其他人？ "

" 当然是啦！ "

" 这么说施奈德最近也吻过你了？ "

即使透过电话线，路克也有能耐弄得她羞愤交加。" 这一点都不好笑，阿路。 "

" 我再也不认同你的说词， " 路克的语气突然变得冷峻。" 还有一件事，礼拜三球赛过后，我要你陪我回家。 "

" 要待多久？ " 她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一直折磨自己的问题。她要根据他的回答来决定该怎么做。如果路克要的只是一夜风流，她就决定请调至别的教区服务，别州则更理想。再与他共处一个城市之中是多么痛苦的事。

" 待一整晚。 " 他试探地说。

就这一句话令烟翠对他死了心，打算进行筹备已久的计划。

" 球赛结束后，我要到外地旅行，我说过我已经两年没休假了。 "

" 那我陪你去！ "

烟翠再也忍受不了他的纠缠。" 这不可能。 " 她极力保持平静。

" 为什么？ "

" 因为我是出差，顺便旅游。 "

" 你以为我会相信？ "

他的怒意令她心虚。" 我要跟奥克兰的牧师朋友去参加宗教静思营。 "

" 要去哪里？ "

" 阿拉斯加。 "

" 他妈的，要待多久？ "

她难过得闭上眼。 " 不一定，要看情形而定。 "

" 别再故作神秘、吊我胃口了，烟翠。 " 她差点要驳斥他说：她可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但顾虑此时若引发争吵，绝对于事无补。

" 我打算调到别的教区服务。 "

" 我以为这儿就是你的家。 "

" 只是暂时的家，教会希望牧师经常轮调。 "

" 你怎么舍得离开爱你的这么多教友！ " 他的话正如利刃刺入她心口。今晚她得写封辞呈，一封给保禄，一封给教友们。

" 为什么一定要赶在这礼拜出发呢？ " 他的问题颇具杀伤力。

" 因为机会难得，我要赶快把握。 " 愈快愈好。幸好照合约规定，她只需在三十天前提出辞呈即可。若无法与路克斯守，她只有另觅住处重新生活—彼此老死不相往来。

" 哪里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你过得像在阿布夸克市这么快乐？ "

" 我想去阿拉斯加，那个荒凉的地方需要我们去传福音。 "

" 那个偏远地区的男人，也许一见女人就拉上床。两相比较之下，你会知道红崖的囚犯算得上是圣人。 " 他嘲讽她。

她清清喉咙： " 如果那个地方有这么野蛮，教堂就不会派牧师去了。 "

" 我总觉得我才是逼你走上绝路的原因。你一直在抗拒我，你终于还是嫌弃我是个坐过牢的人。 "

" 阿路，我没有！ " 她慌乱地大喊。 " 你不要这样误会我！ " 她当下决定把真话向他表白，虽然两人会因此受窘，但也顾不得了。 " 我就告诉你真正的理由..... "

" 你省省吧，把这些鬼话讲给会相信的人去听。 " 他冷酷地打断她的话。 " 球赛完了，我保证悄悄地离开你，就像当时悄悄地来，免得逼走了你，整个教区跟着动荡不安。 "

明天要来练球，牧师。 "

听到电话挂断声，犹如象徵彼此的关系断绝，烟翠眼前一片黑暗。

第十章

" 小翠，现在有个人一定要见你，我挡驾不了。 "

烟翠抬起她憔悴的面容，望着助理多莉。她昨晚熬夜写辞呈，一早进了办公室就躲着不见客，整个脑海尽是昨晚那通电话的谈话过程。 "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 "

多莉摇头： " 他不说他的姓名。要不要我说你很忙，没空见他？ "

她用红肿的双眼瞄了一下表，现在是三点半，而五点要练球。

" 先给我两分钟整理服装仪容，然后再请他过来。 "

一会儿后访客进门，竟然是芮律师，也就是老查。从他的服装看来，他是直接从法院过来拜访她的。

他首先急切地为误认她是爱玲的事道歉，并极力解释路克和爱玲只是

朋友关系。

" 芮先生，路克那天载我回家时，就解释过他和爱玲之间只是纯友谊。现在没事啦！

很抱歉麻烦你百忙中还抽空来向我道歉。 "

" 我就是很清楚事情还没完，所以才跑这一趟。 " 他以一派律师的口吻说：" 请坐下，牧师。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 "

她立刻想到路克，心沈到谷底：" 他是不是出事了？是不是坠机了？ "

他凝视她良久才说：" 我不到一个钟头前离开他家时，他看来跟你一样地健康正常。 "

他既然这么说，可见路克平安无事，她松口气安然坐下。接着窘得全身不自在，她竟然把深藏内心的真情透露给路克的好朋友。稍微镇定后她喃喃道：" 请坐！ "

他以笑非笑地坐下，双手夹在膝间，目不转睛地审视她，犹如在法庭上审视证人。

" 路克说你要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当牧师。 "

烟翠语气平淡、不温不火地说：" 芮先生，恕我直言，你该不是为这事才来找我吧！ "

他向后靠坐，眼睛依然盯着她：" 路克要知道我来找过你，准会宰了我，可是我又非来不可。等到礼拜天早上，路克是被两个合伙人陷害的消息一发布，新闻媒体可有得忙了。 "

烟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惊讶地看着他。他则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得意。

" 我就知道！ " 她欢呼道。她忘情地站起来，奔向同时站起的老查，拥抱他。她喜极而泣。" 不知怎地，我就知道！ "

她踮起脚尖吻他面颊：" 谢谢你为他做的一切！ " 她说时不禁热泪盈眶。" 审理时我就怀疑是合伙人陷害他，可是其他陪审员不相信。路克一定很高兴吧！ "

没想到老查反而失去笑容，慢慢放开她，再掏出手帕供她拭泪。" 怪就怪在这里，他并不觉得高兴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 "

" 怎么会呢？ "

" 如今亲眼见到你的反应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据路克说，你是嫌弃他坐过牢才躲着他。但既然你一直都相信他是无辜的，可见你并不嫌弃他。我只好多管闲事，想探询你要离开阿布夸克市的真正原因。 "

烟翠没料到对方会这样问她。她走回座位，仔细思量。她不想将痛苦心事——包括对路克暧昧态度的不安全感，及无神论者与终身职业牧师无法结合的无力感，向老查倾诉。

" 教会规定牧师要轮调至不同的教区服务。 " 她低头看自己的脚。" 我知道路克以为我是在乎他坐过牢，其实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"

静默一阵后，老查说：" 我相信你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，预祝你履新顺利。 "

他一走，多莉就溜进来。" 他长得不错喔！我对红头发也没偏见，他要干什么？ "

虽然心中伤痛，但烟翠却兴奋得想向世人大声宣布路克是清白的。

" 太棒了！ " 多莉听时低声叹道。" 最神奇的是你一直相信他。那些

平时歧视他的人这下可丢脸到家了。小翠，我觉得你一向我行我素，不受旁人意见的影响。但是等你和阿路结婚以后，这脾气可得改一改。”

“结婚……”她脸色苍白。“我已经说过我为什么不可能嫁给他的原因，我和阿路之间完了。”

“我有话跟你说，牧师。”多莉温和的语气，不容她违拗。“我在你身上学到了难忘的一课，那就是：信心带来奇迹。只要耐心等待，黄河也有澄清的一天，就算我恳求你，下礼拜再考虑去阿拉斯加的事嘛。”

烟翠猛吸一口气。“早走或晚走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等到下礼拜一，你就知道不一样了。顺便跟你讲，几分钟前我收到一个大纸箱，收件人是梅牧师，要拆开来吗？”

“我们一起拆。”她知道自己一定没法专心处理公文，况且练球时间也快到了，干脆去帮助多莉工作。“怎么回事？”她自纸箱中拉出一捆蓝白相间的运动服时，喃喃自问。“几天前开会时还说没钱做制服，没想到等咱们上场时还有这个。”

“这么说你也不知道这些衣服是谁捐的，”多莉使眼色。“你知道的嘛，只有一个人有这个动机和能力？球队添购这么漂亮的运动服。”

烟翠缓缓点头。无疑地，多莉指的是路克。其实她一见运动服就想到路克了。“孩子们可要乐坏了。”她喃喃道，对路克的爱意又加深了。

“球队穿上这些衣服，咱们全教区可有面子喽！”多莉的评语把她拉回现实。“明天早上，大家都会到球场帮你们加油打气。我可以下班了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烟翠笑着逗她。“帮我去发运动服，好吗？”两人捧着满怀的衣服走进体育馆。除了路克和凯西之外，球员全在。烟翠好不失望，幸好大家全心注意着运动服，也没发现她的落寞神情。一时间球员们欢欣喧闹着，直至找到合身的运动服才肯安静。多莉向她微笑示意后，先回办公室。

孩子们全聚拢在烟翠四周向她道谢，她摇摇头。“不用谢我，要谢你们的教练。大伙儿坐下来，我有事情宣布。”

严肃的声音果然使大家静默下来。但烟翠一宣布路克被冤枉的真相后，全体都高兴得跳起来，整个体育馆尽是口哨与喝彩声。

“我很能体会你们的快乐，所以明天好好地打一场球，算是向阿路最好的谢意。如果凯西不能来——”她跟麦德使了个眼色。“那我们就只有尽人事、听天命了。瑞吉，阿路还没来之前，你先代理一下。”

大家继续练球，没多久之后，多莉跑回体育馆通知烟翠说，珀娜正在医院陪母亲安排第一次的化学治疗。想请问牧师可否前去帮助她们，直到治疗结束。

烟翠再度召集球员，告诉他们说她有事先走，如果赶不回来，她明天早上八点三十分会到中央高中的比赛场地与大家会合。想要借便车的人晚一点可以打电话给她。孩子们默默地点头，并祝珀娜的母亲早日康复。

她赶回办公室换上外出服与便鞋，系上白领，抓了皮包就往车子奔去。她刚上马路时，自后视镜中看见一辆 BMW 驶进停车场。

路克一定看到了她的车，他不按喇叭也不尾随她前进，明示他有意与她划清界线。

烟翠原本很想停车下来，恭喜他洗刷罪名，并感谢他捐赠运动服，但有鉴于他此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，遂打消了念头。她踩下油门加速赶到医院，痛苦依然纠缠不去。她自己都深陷苦海了，怎么还能去安慰受苦的人？

" 珀娜？ " 烟翠喊着坐在家属等候区的珀娜。 " 我以么令堂不会接受化学治疗的。 "

" 我也很意外啊！但自从几天前海伦来看她后，她就改变主意了。 " 珀娜满眼泪水。

" 是你要海伦来看我妈的？ "

" 是的，海伦也正在接受化学治疗，我认么她比较能说服令堂。 "

" 果然有效。 " 她说时以面纸拭泪。 " 谢谢你，牧师。医生说治疗后，癌细胞几乎可以杀光，我妈就有救了！ " 她感激地拥抱烟翠。 " 我实在很不愿意打扰你，可是我妈希望治疗完毕后就能看到你。 "

好消息确实有治疗效果，烟翠暂且把自己的苦恼抛在脑后。珀娜的母亲见了她很愉快，她的心情也出奇振奋。

三人围着说话，约莫过了三十分钟，烟翠送她们上车，并允诺近期内到府上拜访。

她随即驱车前往凯西家，但没人在家。回到体育馆想找路克他们，却见大门紧锁。

折回办公室换衣服后便直接开车回家。她打电话给麦德，没人接。连续打了几个电话给球员，才知道全体球员都尚未返家，大概是路克带大家去了什么地方。

错过了球队的赛前聚会，她觉得很过意不去。就寝前电话来了不下十通，但没有一通是孩子们打来的，全是有关教會的公事。其中有一通是保禄打来的，可见多莉已将路克的事告诉他，而他等不及要和烟翠讨论。

" 你对路克的衷心信任带给他希望，促使他沈冤昭雪，结果令人惊喜！何路克获得重生 我们的排球队也是。你不知我有多急切盼望看到明天的球赛。 " 他激动地说出心中感受。

" 不管输赢， " 他继续说道， " 福利委员会准备在明天晚上办个餐会，慰劳排球队。 "

我知道你隔天就要到阿拉斯加，但还是希望你尽量前来。而且要留下来观赏饭后的余兴节目，大家都很盼望你能与我们同乐。 "

" 我会去的，保禄，谢谢你。 " 她内心的情感正交战着，痛楚愈亦加重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她去度假时，保禄就会看到她的辞呈。等她回来后，仍得面对保禄和教友，但她目前先不管这些。

" 上帝保佑大家，祝我们的球队旗开得胜。 "

打赢一场球赛。如果世上的事能像赢球那么简单就好了。上床就寝前，她觉得今晚可要因惋惜事事无法如愿而失眠了.....

次晨，烟翠一抵达比赛场地，就发现路克正排队等候报到。他身材高大，褐发光亮，穿着蓝色的新制服，相当抢眼。

她勉强移开视线，观察挤在走道上等候开赛的各球队。她一眼就瞄到穿着鲜明蓝白运动服的队友，他们穿的制服可真是出色！她默默地清点人数时，赫然发现一位金发小伙子在其中，凯西来了！

烟翠惊喜得不知该说什么，她走过去拍拍他宽阔的肩膀。凯西回头一见到她，马上眉开眼笑。

" 嗨，小翠，我打赌你一定以为我不来了。 " 他脸上散发的喜悦使她更加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
" 你留下来比赛，势必就没法跟你爸去旅行了。这样太牺牲自己啦， "

凯西。"

他摇头以甩开额前乱发："阿路对我期望很高，我不能让他失望，或让球队失望。"

"他不会赞成你放弃跟你爸一块去玩的机会。"

"是呀，我知道。他跟我说过，可是我已经决定了。结果你猜他怎么说？"烟翠惊见凯西眼中含泪。"他说，『跟你爸讲，比赛一完我就开飞机送你到泛舟的地点莫亚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。』他还说行程只要花一个半钟头。你说他厉不厉害？"他说时几乎哽咽，还要努力控制住激动的情绪。

烟翠对路克的爱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。她不由自主地扫视人群，想看一眼路克，却不见他身影，他可能已和其余队员进入体育馆。

"我跟我爸说到阿路的办法时，他真的无话可说。我原来以为他根本不希望我跟他去。谁知道他反而说，如果阿路愿意为他儿子跑一趟，他就愿意付阿路飞机的油钱。爸还说他知道自己是差劲的爸爸，本来还怕我会拒绝他，所以不敢开口说要带我去。"他抽噎。"爸说从今以后他要多陪我。他要带我去华盛顿州度假。"

"噢，凯西！"她的欣慰之情是言语无法形容的。

"他又说要不是泛舟的同队伙伴需要他帮着准备的话，他一定会来看我比赛，爸说下午三点，我们在峡谷区红尾航空站会合。"

烟翠激动得难以自持，跟凯西招呼一声后就奔进洗手间。她以冷水泼脸，再检查扎在发辫上的发带。她费了约五分钟，才鼓足了面对路克的勇气。

她步履稳健地穿越拥挤的走道，进入体育馆。馆内有六个排球场，观众席广阔，又有电子计分板，因而获选为比赛场地。现场的观赛者比她预料的还多，气氛愈来愈紧张。

她一眼瞥见路克，正召集球员在场上做赛前热身。她赶着上前加入球队行列，恰巧听见有人在喊她名字。原来是保禄、多莉和几十位教友，他们一致向她猛挥手。她微笑着挥手回应，然后跑进球队。路克对她冷淡地点头。

"欢迎你来加入行列，牧师。"他淡淡地说，"如果昨晚你有跟其他队员一起到我家的话，就知道第一场你守网前的位置，是在卡拉旁边。"

她尽量维持平静语气，免得让孩子们察觉到她在生气："我昨晚到医院去探病人。"

回到体育馆找不到你们，也不知道你们去了哪里。"

"如果你准时来练球，就知道大家全都到我家去看排球录影带了。"

她满脸通红，想说几句话辩白，正好一位工作人员吹哨通知比赛开始。路克在边线就位，烟翠也化悲愤为力量，把握住每个拼命杀球的机会。

烟翠只不过中等身材，但路克调教有方，她已能充份发挥弹跳能力。她第一次觉得打球打得这么得心应手。路克的冷言冷语激起她的斗志，她表现出练球时所未有的水准。

他们轻松地赢了第一场。趁第二场未开始前，路克训诫全体球员勿得意得太早。烟翠专心地听他讲说战术，但就偏不看他。

第二场战术运用得当，使他们的分数迅速超前，她一时大意，转过头去瞧见路克正凝视着她，眼中充满爱慕的神色。她因惊讶而分神，漏了一球，损失了一分。不过这场他们还是赢了。

烟翠深恨自己就因为期求路克的肯定，而心神无法专注。她发誓接下来的比赛中，就算杀了她，也不要看他。

第三场的比赛情形跟第一场类似。对方球队不像烟翠他们勤于苦练，而显得默契不足、步调不一。烟翠他们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。赛完后，大家全跑到饮水机前集合，保禄也跟着去。他笑得合不拢嘴，给球员每人一个拥抱。烟翠心想，她要为保禄和路克打赢球赛。

第四场费了些劲才过关，在中场休息时间内，路克把大伙儿召集围拢成一圈。"注意听着，我看了下一场对手的排练情况，他们的实力不错，可是也有弱点。别怕，尽管上场去痛宰他们吧！"

"包在我们身上，教练。"瑞吉发出豪语，全体上场就位。烟翠又轮到守网前位置，她仔细识破对方的防守漏洞，一径往那里杀球进攻。麦德也是如此，于是两人联手攻下好几城，奠下胜利基础。麦德对着烟翠得意一笑，她也回敬。还没高兴多久，路克凑近她身边悄悄说："别得意忘形啦，牧师。你们下一场要遭逢的对手，也一样是一路赢过来的。而据我观察，他们没有弱点，你们有得苦战哩！"

烟翠转过身，她又羞又恼地不敢看路克，怕自己会说出使大家难堪的话。

"好啦，各位，"路克又把大伙儿召集在一堆。"咱们日日苦心策划、训练的成果就要登场了。现在正是我们实现『快攻战术』的时机。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进攻，球速要快得让对手还没看到球就失分。关键在于你们要完完全全地专心盯着球场。"

"路克说这话时盯着烟翠。"有没有问题？"

大家摇头。于是便依序上场迎接最后一场比赛。哨声响起，战役开始。这是烟翠对这场比赛的形容。对手的攻势虽然厉害，但几分钟后，烟翠他们表现出更旺盛的斗志。凯西杀球的力道异常猛烈，速度快、落点准，令对手毫无招架能力。烟翠认为他已有参加大学校队的实力。

终赛信号响起，观众响起一片欢呼。球员们又叫又笑，似乎有些乐疯了，把路克推入场中，男孩们突然把路克举上肩头。烟翠愣在原地疑疑惑地看着路克，他正笑看孩子们。

自认识他以来，她从未见过他眼中闪耀出如此灿烂的光芒。

"他的风采真让所有未婚女子着迷！"多莉靠在她耳边取笑她。"恭喜，牧师。你怎么对大家的祝贺都无动于衷？"她热情地问。但一见烟翠的忧惧眼神，她说："先别绝望，事情还有转机，我确信。"

"你这么有把握？"烟翠颤声问道。

"对于笃定的事我当然有把握。"她再次紧握烟翠手臂。"咱们晚上在庆功宴上碰面罗！"

裁判催促观众回座，准备举行颁奖典礼，多莉于是走向观众席。冠军的奖杯相当巨大，放在教堂的展示厅中，一定光耀夺目。

二、三、四名的奖项依序颁发，观众报以热烈掌声。等到大会宣布烟翠的球队荣获冠军时，全场观众起立，喝彩声如雷贯耳。工作人员请全队与路克和保禄一起上台，先是一一介绍队员姓名，接着将奖杯颁给路克。路克随即将奖杯交给瑞吉，瑞吉再交给凯西，如此轮流传递给全体球员，烟翠见了感动得无以复加。大家都欣喜若狂，向路克欢呼、拍他肩膀，表达最高程度的敬爱。

烟翠到现在一直回避他，此时再也忍不住凝视着这位了不起的男人。是他，虽然自己的景况凄惨，依然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爱心，将一群缺乏信心

的少年凝聚成互助互爱、深具向心力的团队。

她发觉他也正注视着她，不由回忆起当日法庭宣判的情景。这时他的眼神一如当日，充满了愤怒与迷惘。是否还有一丝丝的痛楚？她不清楚。

烟翠低下头，开始与其他排队等着和她说话的牧师握手。她忙着接受各方的道贺，颇费了一段时间。她终于有空想找凯西，然后跟他说恭喜并道别，才发现他和路克早已经离开了体育馆。

她赶到馆外，也没见路克的汽车，显然他们已直奔机场。已经过了中午，他们确实该上路了。

球赛结束了，路克就要退出她的世界。他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人。

想到将要面临没有他的日子，她就觉得整个人空荡荡，像失了魂。空虚感多可怕啊！

烟翠于晚间七时十分步入教堂的体育馆，一头秀发被散在肩头，随着她的步伐轻盈地晃动。

大部份的来宾已开始取用福利委员会准备的自助餐。冠军奖杯安放于会场中央，供大家观瞻。体育馆到处悬挂着胜利彩带，看来好象全体教友都被动员来庆祝了。

一群群的少年和父母簇拥在路克桌前，使他忙于应付。她默默地感谢上苍保佑他平安归来。他似乎心有灵犀，在她望向他的瞬间也抬头看她。隔着遥远距离，他的视线范围局限在她脸上。过了今晚她就再也见不到他，她很庆幸自己费心打扮一番，可留给他美丽印象。

早先她因受不了孤寂而出外采购。她买了一件无袖、V字领的灰蓝色丝质套装，和一条直筒窄裙。这套衣服风格较之她平常穿的要华丽，正适合今晚的场合。她迫不及待想给路克一个震撼；同时她又得在教友面前表现冷艳、优雅的形像。

保禄已先在自己位子旁帮她预留座位。她端着餐盘坐在他旁边，庆幸自己背对着路克，也因身旁坐的是保禄而松了口气。因为她并不想聊天，保禄会体谅她。

聂和起身担任节目的司仪，烟翠略感惊讶。他对着麦克风清清喉咙，产生很大回响，惹起现场大声哄笑，连烟翠也忍俊不住而笑了起来。

他发表完一连串感谢词及祝贺语后，就请保禄以球队队长的身分致词。

等瑞吉也发言完毕，聂和说："现在我们来听听一位风云人物的感想。因为他，我们才有今晚的庆功宴。他就是球队的教练，也是我们的朋友。何路克。上来吧！"

路克穿了一套与她服装颜色几乎相配的礼服，蓝银条纹的领带突显他的盛装，也使烟翠料想庆功宴后他一定另有约会。只要想到他将投入别的女人的怀抱，就使她心灰意冷。

路克以一贯的潇洒态度，上前接过聂和递给他的麦克风。全场静默下来，准备倾听。

"我玩过很多运动，也参加过不少刺激的比赛，但是今天这场球赛最过瘾。本教区里到处都是优秀的年轻人。我要恭喜他们和他们的父母，也感谢他们认真练球和服从领导的高贵精神。他们是最伟大的球员，你们说对不对？"

全体热烈鼓掌，久久才平息。"很可惜凯西今晚不能与我们同乐。"他嘴角渐渐漾起笑意。"根据可靠消息指出，青年会打算在今年秋天举办棒

球赛，就在世界杯之后。

凯西说，等下次我们又把奖杯抱回来时，他一定会来参加庆功宴。" 路克停顿了一下。

" 如果各位不嫌弃，我愿意担任棒球教练。 "

欢呼声震耳欲聋。孩子们一个个站起来，手舞足蹈地呐喊：" 好！好！ " 直到呐喊近乎歌颂，每个人都激动地站起来。烟翠实在搞不懂路克对未来究竟怎么打算，但也迷迷糊糊地跟着站起来。

掌声停止，大家坐下后，她以为路克就该下台回座，由聂和去主持以下的节目。可是事情并未如她猜想得那样发展。路克往她这边看过来，他的眼神令她从头到脚泛起一股奇异的感官激流。

" 聂和说我是风云人物 他说错了 其实这些应该归功于一位风云女郎、我的黑发天使。噢，正式名称是梅牧师。 "

大家爆笑出来，且盯着烟翠瞧，使她窘得面如火烧。" 今天早上到过现场看球赛的人，都会赞同我的观点。她在球场上的表现太神奇了，没有她我们不会赢的。 "

随后响起一片赞美声，保禄慈祥地拍她肩膀。烟翠不知该看哪里，恨不得立刻消失。

" 大部份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她是怎么相遇的，我想现在正是公开的好时机。这说来有几分传奇性，她担任我案子的陪审员，在审理期间，眼见证据对我愈来愈不利，她深深同情我的艰苦处境，陪着我一起痛苦。虽然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，但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的怜悯。 "

" 我在监狱中对人生绝望，没有勇气设想出狱后的情景。我深信自幼崇敬的上帝已经抛弃了我。就在这时候，梅牧师来到监狱，出现在我面前。 "

现场鸦雀无声，烟翠更是如雕像般僵直。

" 自从审判过后，她的美丽容颜和慈悲心肠不时出现在我梦中，感觉好清晰。所以见到她的一刹那，我还以为是在做梦。她拥抱我时，我觉得这简直是上天给我的恩惠，使我有重生的力量。我当时就立誓要熬过铁窗生涯，善用剩余的人生。 " 他激动得语音颤抖。

" 我还立誓要在有生之年得到她的芳心。 "

烟翠近乎呜咽，她忘了现场还有其他人旁观，不自觉地站起来。

" 剩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。我到教堂谋个差事，不在乎做什么，只要能接近她就好。

我的计划慢慢达成，而且已经走到了紧要关头。因为烟翠说教区就像她的家，保禄就像她的父亲，所以我要当着大家的面，请求保禄准许我娶小翠牧师为妻，与她相依相守一辈子。 "

" 阿路..... " 烟翠自心灵深处呐喊出来。

保禄眉开眼笑地站起来，可能他从来都没像今晚这么高兴：" 阿路，我的小翠自宣判完毕回来，我就知道她爱上你了。我一直没告诉她，我是故意到日本去玩，好替她制造到监狱去的机会。 "

烟翠听了大吃一惊，路克投给她一个灿烂笑容，保禄则继续微笑。

" 我认为冥冥中她与阿路有缘，所以我该暗中推他们一把。从那天开始我就用心地祷告你们能够结婚。阿路，你出狱后到了我办公室，我就知道祷告应验了。何路克，我准许你娶梅烟翠为妻，并代表在座全体祝福你们白头偕老。 "

群众开始鼓掌，起先还算斯文，渐渐却演变成欢声雷动的热烈场面，久久才平静。

"亲爱的，"路克呼唤她，"到麦克风前面来。"

他第一次如此亲昵地称呼她。烟翠心跳剧烈，走向他的这段路程犹如踩在云端。等到了伸手可及的范围时，他揽着她的腰，把她一下子拉过来，笑着凝视她的眼睛。

"保禄已经准许了，你非嫁我不可。"群众又笑又闹。别人听来他的语气充满自信。

只有烟翠认出他的眼中仍有担心遭她拒绝的恐惧。

"这个有用吗？"他自口袋中掏出一只别致的钻戒，套在她的无名指上。他眼中含泪，念了一段圣经中的章节，烟翠相当诧异。"誓与你相守相随，不离不弃。视你的族人为我的族人，你的神为我的神。"

烟翠将脸贴靠他肩头。

"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我？"路克故意开玩笑地问，全场轰然大笑。一会儿后，许多人围着他们献上祝福。

多莉是向他们道贺的第一批人之一。多莉紧抱烟翠，小声说："我就说黄河也有澄清的一日嘛！我帮你准备婚礼。"

"谢谢你。"烟翠诚心道谢。她还想再说，但聂和开始说话。

"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计划，可是别忘了咱们教区青少年领袖的位子已经空缺很久了。"

"阿门！"保禄作了结尾。

路克轻咬烟翠耳垂："我去接这个缺，你说怎么样？"

她以赞许的眼光看他："你喜欢这个工作吗？"

他活泼的笑容使他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："爱死啦！我祖父不相信有系统的宗教和青年团体，以致我在少年时完全没有机会见识这两件事。"

路克在聂和跟保禄的见证之下，接受了青少年领袖的委任。路克搂着她的肩膀，准备离去："走吧！"

他拉着她穿过欢欣的群众，来到出口。"要带我去哪里？"她加快步伐跟着他奔过教堂的回廊。

"到我们可以不被打扰的地方，那就是你的办公室。"

她摸索了一阵子，找出正确的钥匙插入锁孔中。进入办公室，路克把门锁上，再把钥匙和她的皮包丢在书桌上。黑暗中两人不发一言地缠绵热吻，之后彼此压抑已久的欲望爆发，开始激狂地做爱。烟翠热情地抚摸、亲吻他的脸，愿将满腔爱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。

"我一直知道我有某项遗憾，"烟翠呢喃着。"我觉得空虚，我渴慕的爱侣始终没有出现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阿路。我在法庭上看见你的第一眼，潜意识就告诉我，你正是我的朋友、我的爱侣、我的另一半。感谢上帝让保禄安排我去监狱。我爱你，阿路，我愿奉献我的生命助你抚平伤痛。"

路克的反应是以面颊贴紧她颈侧，身体倚偎着她，深情不用言语也能表达无遗。接下来他的表白使烟翠感动得灵魂出窍。"我很感谢那些贪心的合伙人害我坐牢，不然我怎么会遇见为我而打造的女人？如果有你等着我，要我再坐五年牢我都甘愿。我爱你，烟翠。你不知我对你的爱有多深！"

他不断地吻她，深情而近乎狂暴地，挑起她原始的冲动。想到自己差一点就要失去他，她不禁紧抱他脖子，忍不住颤抖。路克停止激情热吻，问

她怎么回事。

"我……我以为今晚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你了，"她回答，"我受不了，所以才决定远走他乡好把你遗忘。"

路克叹口气，再轻揉她肩膀："该不会是球赛时，我的恶劣态度令你伤心吧？但你也得了解，我害怕你不愿嫁给我。"他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沙哑着问："原谅我吧？"

"噢，阿路，当然！"烟翠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"顺便告诉你，"他突然语气愉快地说，"我叫多莉取消了到你到阿拉斯加的行程。"

她愣住："什么时候的事？"

"我和麦德送凯西去莫亚回来以后。"

"麦德也去了？"她不知这其中有何文章。

他吻她微翘的嘴唇："是呀，但他可不是纯粹为了好玩才硬要跟来的喔！"路克苦笑着说。"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我，说你爱我，催我赶快采取行动，阻止你去阿拉斯加。"

"他才不会呢！"烟翠大声说着，抱紧路克。

"我还没讲完哩！"他咯咯笑。"这小子还着实把我臭骂了一顿，说我玩弄你的感情。他甚至要求我把话说清楚。他说如果我真爱你，就该加入礼拜成为正式教友，因为这样我们的婚姻才不会有障碍。"

"噢，亲爱的，不要勉强！"

他再吻她，使她不能说话："就在那时候我告诉他，我已经加入了。"

"噢，阿路……"烟翠觉得快乐得不得了。"什么时候加入的？都不跟我讲！"

"我要保禄帮我保密。"

"我想到你在监狱里说的褻读上帝的话……"

"可是你仍然爱我。"他洋洋得意地揭示她。

"我好象是情不自禁。"

"有件事你一定要知道：我打算等到有洗刷冤屈的消息时，再一起向你表白心意。"

"他深情绵绵地拥抱她。"我要等到地位与你平等时，才敢向你求婚。"

"就因为这样你才不说你爱我吗？"

"烟翠，我不要让大家耻笑你嫁了个坐过牢的丈夫。"

"何路克！"她猛烈斥责他。"我什么时候在乎过这一点？"

"老查见过你之后也是这么说。他说我是个该关到精神病院的白疑，居然不知道要珍惜你。"

烟翠微笑："我喜欢他。"

"你要是听到他对你的评语，准会羞红了脸。幸好他是个幸福的已婚男人。等我们过完蜜月，就请他和他太太到我们家吃晚饭。他是玩扑克牌的高手喔！"

"我早就不玩扑克牌了！"她的心思全贯注于蜜月的事情上，并开始吻他，一直吻到晕头转向。

"再玩一次嘛！我要看他每一把都输给牧师时的灰头土脸模样，谁叫他前几天把我骂得那么惨，算是他的报应。"

"你怎么这样说我们的恩人？可见你的性格很适合证券公司。"

"是可以呀，但是我也跟你说过，我不想回老本行。合伙人被判刑后，公司就解散了。我目前考虑和别人合开一家投资公司，不过我只在幕后担任顾问，雷诺空运公司我也只担任顾问了。这样如果碰到你轮调时，我就可以随着你迁移。现在我们结婚了，我要尽量陪在你身旁。"

他们决定一周后再举行正式的婚礼。

一周后，教堂大厅中回荡着风琴乐声，直透至前厅。多莉担任伴娘，穿着翠绿色的薄绸礼服。她把白玫瑰和板子花扎成的新娘捧花交给烟翠。"准备好了吗？"

烟翠接过捧花，尽情嗅闻那股自然的清香。她低声说："好了，好丢脸哟，我怎么都不紧张呢？"

多莉微笑："明知有何路克这么疑情的男人爱着你，你何必担心。"

多莉四岁的女儿嘉美担任花童，为烟翠执婚纱。小女孩穿着鲜绿的礼服，金黄色头发上戴上花环。"小翠阿姨，你穿上我妈的结婚礼服真漂亮，简直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。"嘉美开心地说。

烟翠身上的礼服是象牙白的，有着华丽的蕾丝边，在项圈及裙摆钉上了小粒珍珠。

她缓缓转身，闪亮的黑发拂着红润的面庞。她对着可爱的小女孩微笑，希望将来她和路克也能孕育自己的儿子或女儿。"你也好漂亮，小嘉美！"

小女孩笑时，婚礼进行曲正好响起。

多莉再看她一眼，眼神带着赞扬："时间到啦！"

"我知道。"烟翠喉头哽咽。"我觉得有些如梦似幻的。阿路昨天下午去忙准备蜜月的事，到现在我都没看见他。他还不告诉我要去哪里度蜜月。"

"你还说你不紧张。"多莉笑着说，"再过几分钟，他就永远是你的人啦！"

永远！多美丽的字眼。

烟翠看着多莉捧着花束，配合著音乐踏入教堂。接着烟翠向嘉美点头，然后步上红毯走道。

自远近各地前来的亲朋好友及老老少少的教友，把教堂挤得水泄不通。身为牧师的她，不知为多少新人主持婚礼而走在这条红毯走道上，万万没想到，今天自己也成了新娘了。路克的爱情魔力改变了她的人生。

她远远望见路克，四目交投时，觉得自己拥有全世界所有的幸福与喜悦。他深情地凝望她，引领她接近他。他穿着黑色燕尾服，襟上别着一朵取自新娘捧花的白玫瑰，看来英挺俊帅，她得费尽心力才能控制住自己急于奔入他怀抱的冲动。

待她快接近时，他趋前抓住她的手，把她拉近自己身旁。两人十指紧密交缠，她能感觉他的心跳速度跟她已一样急促。

烟翠舍不得将恋慕的眼光移开，他脸上和眼中的爱意诉尽了永世不分的决心。她几乎没发现保禄请人坐下，并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神圣的场合。

她听见保禄声音沙哑地说："我把小翠当作同事及朋友。由于她的年纪差不多可以当我的女儿，所以今天我有此荣幸代替她的父亲，把他的女儿交托给我们敬爱的一位男士。"

他清清喉咙："阿路，既然你和烟翠都已经手牵手，我猜你一定巴望

着赶快把她娶回家吧？” 路克因微笑而嘴角上扬，众人则轻声欢笑。烟翠两颊绯红。

笑声静止后，保禄严肃地望着新人，开始主持这项古老的仪式。忠诚宣誓及交换结婚戒指后，保禄宣布他们成为夫妻。“阿路，你现在可以吻你的美丽新娘了。”

路克捧起她的脸时，她微微颤抖。他低下头，凑在她嘴前轻声道：“我爱你，烟翠。”

~ 全书完 ~

